



THÈSE

En vue de l'obtention du doctorat de l'Université Toulouse Jean Jaurès

Titre :

La figure féminine dans l'œuvre chinoise d'Alfonso VAGNONI (c.1568-c.1640)

Deuxième volume (Tome 2/2)

Présentée et soutenue par

Rui SANG

à Toulouse, le 28 juin 2017

École doctorale:

ED ALLPH@ - Lettres modernes

Unité de recherche :

Il Laboratorio (EA4590)

Directeur de Thèse :

Monsieur le Professeur Jean-Luc NARDONE

Jury :

GUO Lina

Professeure des Universités, Université Sun Yat-sen

MOUREAU François

Professeur émérite, Université Paris IV Sorbonne

NARDONE Jean-Luc

Professeur des Universités, Université Toulouse Jean Jaurès

TEILHET Vanessa

Maître de conférence, Université Toulouse Jean Jaurès

Annexe

Transcription du texte chinois des volumes VI et VII
des *Vies des saints*¹

¹ Le texte du manuscrit est rédigé en chinois traditionnel. Nous l'avons transcrit en chinois simplifié.

Table des matières

Volume VI	3
嘉大利纳圣女行实第一	3
亚嘉大圣女行实第二	8
路济亚圣女行实第三	11
则济理亚圣女行实第四	14
依搦斯圣女行实第五	18
其里斯第纳圣女行实第六	22
嘉辣圣女行实第七	25
嘉大利纳瑟纳圣女行实第八	29
巴儿拔拉圣女行实第九	34
玛儿大圣女行实第十	37
笃罗德亚圣女行实第十一	40
德格辣圣女行实第十二	43
Volume VII	45
福礼济大圣妇行实第一	45
彼理日大圣妇行实第二	48
意撒伯耳圣后行实第三	51
阨度未日圣后行实第四	54
默拉尼亚圣妇行实第五	58
保辣圣妇行实第六	62
把西里撒圣妇行实第七	65
古尼恭德圣后行实第八	71
方齐斯加圣妇行实第九	73
玛利亚玛大勒纳圣妇行实第十	77
嘉大利那圣妇行实第十一	80
玛尔则腊圣妇行实第十二	84

Volume VI

Folio 1 recto

嘉大利纳圣女行实第一

厄日多国，立山府中，有女曰：嘉大利纳。王室之裔，性情既粹，又习于博学之师。有令名，但未得领洗。一夜似梦见圣母抱耶稣降临而自引手授之。时犹

Folio 1 verso

年少，感圣母宠照之荣，意欲接抱耶稣。耶稣反目拒之曰：“是女未领圣水以去旧染，为净，不足取也。”惊醒察梦中所见，知以未奉天主圣教，洗原罪之污，故见怯。从是矢志正道，得领圣水。圣母实视其已蒙洗涤，中外洁清，时时增加神力。后如前抱耶稣降临，耶稣始怡然容接抚慰之，又以异宝持定其心。

是时，玛施迷诺大王，任权东朝，豺虎其请横虐众民。又原迷邪教，令臣民会祭土神，谢恩求福，违者必

Folio 2 recto

服上刑。国民闻命，争趋立山府城。遍赴庙寺宰牲分项，以奉王旨。圣女仅十八岁闻众民蔽于王命，抗背真主，叩拜邪魔。即立丈夫之志，直至堂上，见王曰：“君所敬所求塑像，曾闻其详否？”王曰：“何？”曰：“兹所谓土神昔不过人类，行人中，未及实行人道者，尚溺于邪教，或肆虐杀，或施争夺，或篡邻邦，或奸他室，欺亲累疏，抗上凌下，无所不为，此皆古载籍圣贤所非也。庶民知之，君不及知耶？或知而不及信耶？倘知且信之，何乃敬奉如正神乎？若吾圣

Folio 2 verso

贤所奉之真主，造成天地，化育万物，与吾人類，常利益之。四方贤哲徵之，多有灵奇验之，而君独疑之耶。然天主造制天地人物之功犹未为甚大，若其降世，肯囿人形，甘冒世苦，以其无辜，乃如重犯竟死难而除人罪之害。是乃未见，未闻之爱，从何而报之欺。故累世明道之圣贤，幸闻而信，无不效死于道义以尽忠而益世也。”

王闻圣女之言，又美其色，大奇之，默然无言。百官倾听

Folio 3 recto

赞叹不已，王命姑收圣女于内朝。俟祭毕究处，王面朝，详询圣女姓名，宗族，学业及其意欲。圣女曰：“孤女宗族，城中无有不知。贱名谓之嘉大利纳，学业则从少年依亲命，诵书习文，格物穷理而已。然虽以先人遗荫食于旧德薄晓稳文艺，何敢市重。惟以奉天主正教为重，盖世中之尊富知艺，皆以时生长，即以时散灭。独正道实德之功虽以时渐积，终不以时穷尽也。”

王闻圣女所云正教，审问多端，圣女不待思议应之

Folio 3 verso

甚速，辩之甚明。王愈异之，且知是论之高，非庸学所及。于是命近臣收入宫，诏令国中高士即时赴朝与之辩论。未几有高士五十人至，约次日大会堂上彼此问难。是夜，天神降顾圣女，励之曰：“学士五十人聚，意合力攻尔，图辱圣教，惟尔悉恃天主能力，勿畏之。彼时非特有五十学士，尚有众民信尔言，入于一门也。”

次日学士圣女俱至，百官万民环朝观听彼此各题异论，设疑求解。一老学士挺身而出曰：“汝以女，有以

Folio 4 recto

年幼，未读古今书籍，何所自恃，敢轻辟乡神，独扬耶稣之异教乎？耶稣他虽无指摘，但以被人告首，为官处究，钉死于十字架，如重犯然，便当绝其名，而驱其教，况奉敬为人物之主耶？若吾乡神古今帝王明哲之士，所时祭享事奉，简籍广载，万民不期而合，多承其恩，多见其灵，万不可疑。”

圣女曰：“兹欲究实学，先须推定造物之主，万有之根，惟一无二。盖物之中，不能两大两本，理之自然。物主既一，则其为神最灵，无始无终，并至公至慈，全

Folio 4 verso

能全智，无所不彻，无所不豫，皆理之必然。今汝辈所敬之神，悉不如是，恶足敬哉。且一国所供之神，即已百千万，况天下诸国乎。且此国所知某像名，被必不知，此国所奉某教某规，彼必不奉，则岂能定一尊，而得实据耶。况尔等简籍所谓乡神，不过往世之人，前生后死者。在人世多行邪陋，欺众犯奸，滥杀攘夺，可以事奉祭享而求之福欤，是则我所不能明。凡信土神者，亦所不能解也。至吾所奉天主，正如前论无二无爽，东西南北更无殊途，

Folio 5 recto

主宰惟一，教规惟一，人心惟一。所施之训纯全于理，毫无背谬，恶行虽微，不容。仁爱是重，欺诈是责，爱众如己，待己如众，奚容彼我致私耶。况吾辈以见世为流荡，而轻之，不欲恋，以身后为永常而重之，不敢忽。至论天主降居世之情，是皆至慈之功，以开世塞，以扶世道，以赎人罪，而登之天国，岂其犯罪而受难哉。即当时之官，亦信之，民然之，史记之也。至教中诸圣贤，则非止笃信且流传于后百世之亿兆众民，多见其灵迹异验而从之。迄今

Folio 5 verso

未尝疑贰未尝变改，夫何问然。”

学士闻圣女高论，正如风披玄云，始睹天霁，乃心悦服顺圣女，而求指引。恶大王惊，更令他士辩之。他士对曰：“以彼高士声实腾茂才智超绝，犹不足以辩，况臣等乎。且少女所述之理甚确甚明，学者无能不服，悉从逆而破之。”

恶大王怒势，如虓虎叱左右累薪炽火，驱五十学士入之。学士闻命，见事危迫，便跪请圣女指示曰：“昔吾辈昧于正道多犯愆咎，今幸片时提醒，深知往

Folio 6 recto

谬，甚欲少补，以奉于正主，效死，道难焉。”圣女大喜，扶而慰之曰：“公等当世明哲博学之士，犹未认真主，未学正道，殆为可悯。兹幸知之奉之，因以委命，诚悔祈恕然后定立神志为道冒若，固以火精炼而纯洁登天上国也。”学士一一如教如火中。

顷间诸士死，教友俟夜潜往收其烬骨，不意诸士之体。一一全存不损一毛一发，乃甚叹美天主弘德，殓而葬之。由是民众屡闻异验多投圣门，惟王见

Folio 6 verso

民众归化，更加怒恨，故缄默以图圣女。

一日召圣女至，巧饰言色，誉圣女族之贤，色之美，才识之明敏，学问之渊博，因劝以顺从国教。圣女曰：“女志已决，任君加刑可也。”王闻变色，叱役褫圣女衣裳，以皮鞭缓挞，残伤百肢，血流成渠。众民不禁伤泪，独圣女一似无伤，泰然中立。王令收之幽狱禁饷馈。有天神朝夕入慰，治其伤，又有白鸽每旦进日用之需，约十二日。

王后屡闻圣德，乘深夜诣狱贺之。名将颇见斐略者

Folio 7 recto

率勇士二百护后并入狱领圣教。圣女为后明剖正邪要端，听者皆大悟，后去。耶稣遂临顾圣女，预勉励其心以敌将来之大难。

恶王闻圣女饿未死，复召至堂，万计挑之，终不若意。怒甚乃造异常虐器，其器四轮，轮各环，出利刃，四轮相向，而转。中立一木，缚圣女，使轮刃交割剔之。圣女惟昂首仰天，恳祷主佑，未及转轮，见天神降至剑断其索，推散其轮，木刃横飞，反损左右诸役。众民见之，欢呼称赞天主异能，圣女神德无可与

Folio 7 verso

敌，信从其教，不复惧虐王之怒也。

王见众民归化愈益酷恨，将改新刑苦之，后伤圣女无辜受无穷侮辱，出宫直谏，王不悦，且知后及名将已晤圣女而奉其教，即命斩之，后欣然辞圣女伏地引颈甘心受刃，不疑不怖。名将及二百人皆死，王令役并圣女斩之。圣女自得色喜，先伏谢天主平生之恩，次恳赐受其神于天上国，且勿使其身归辱于恶人之手。又祈天主凡民中有诵其名，而求上佑者，勿拒之。终旋视众民，更乞天主开其

Folio 8 recto

蔽塞，使悟非归正，认奉大父。祈毕，自整其衣，正其体，受刑斩首后无血，惟见清乳流出，以征圣女神身之洁也。

圣女卒后，即有天神数辈降临提圣尸逆遁远方酉纳高山葬之，以应圣女之意。今墓迹犹存，恒出香汁，疗万病。嗣后圣女教大行，如斯第国王仰慕圣德，造崇殿，建修院，使谨受圣墓，恒致祭，修德效法圣迹至今犹然。

Folio 8 verso**亚嘉大圣女行实第二**

西济里亚国巴肋末府有室女曰亚嘉大者。家室贵富，乡党愿与为婚。但女从少诚奉天主圣教。立志贞洁，誓守童贞。

是时，西国之权悉归得爵氏。其人习伪神法术，不辩正邪。遂严禁天主圣教。违者不赦。令至西济里亚国中掌柄者径齐氏闻贵女亚嘉大贤而美虔奉主教。自誓守洁。请见之。洁女不获已入见，官甚慕其色，私发邪情。阳计不得，以阴计谋污之乃召

Folio 9 recto

府中淫妇，托以圣女嘱令渐诱于邪。

妇携圣女同归。以巧言时时引诱，无计不施。圣女正如崇罔，不为欲风摇动。友责曰，汝欲攻吾心而秽吾身，穷力殫谋无益也。我幼矢却绝正欲。今汝欲挑我于邪欲欤。若汝恣肆不反，丧败身名正足伤怜痛恨矣。权汝早悔否。则将自召上主至怒。致大患也。邪妇不悟。复命于官。

官召圣女至堂。问曰，以汝尊族，奈何从是教之卑陋耶。曰，认识大父真王而笃奉之。是乃至尊之事。何

Folio 9 verso

陋焉。官曰，若是，则吾辈不奉彼钉死者，耶稣之教不足尊乎。曰：“搏土刻石雕木，而以为灵奉魔为王而伏敬之，求其所不能与之福，禳其所不能除之祸，胡尊之有。”官闻之色赧。令左右掌圣女之颊，以禁其言。次令牵入狱。嘱令三思。圣女欣然入狱，恳乞天主确佑其志。

次日官复召。多为巧言广许福幸安乐，以诱惑之，又以刑惕之。圣女曰，尔所施谋或以阴幻我，或以明骇我者，皆不足道。尔所许福幸安乐岂係乎入。

Folio 10 recto

即係乎入乃自忘大本而背主亦何福何安之有。若论刑侮，正我所愿得以报主恩者。夫神魂不以苦脱去躯壳，弗能登天矣。任尔挺矛拔剑，用火放兽，聚役尽力虐害我。我无辞焉。尔愈酷残于我之形，愈增功于我之神。何迟迟不即见施乎。

恶官闻之不胜忿发。令役缚圣女。用铁钳除其乳。圣女虽痛甚，不改容色，谓官曰，尔不食女人之乳生成乎，今乃酷伤女人之乳乎。官更怒，再囚之，绝其食。深夜忽见老人默临其室。一婴童持烛

Folio 10 verso

前行渐近，老者菟然谓圣女曰，虐官酷伤尔乳，吾在彼亲视可易治。聊具良药来治也。圣女初见为男人。又听其言惊异惭愧，不忍依从辞曰，吾向来未尝用药治病也。今奚敢用之惟望上主慈恤自治之耳。老人曰，我乃耶稣宗徒伯多禄，蒙上主遣来顾汝也。言讫不见。而圣女乳无恙如常，深感天主弘恩，伏地叩谢。于时忽见奇光从天降明照四方。狱卒大惊，不暇锁禁门。奔散如狱犯人劝圣女乘隙走。圣女曰，吾既入此，战场以敌诸邪。岂可失伍哉。

Folio 11 recto

第四日官复审，见悉无伤迹。官大惊问其故。又不胜怒。令役炽大火。投圣女其中。圣女入火地震，房室倾覆压，害恶官之厚友二人死焉。众民惶骇失色。恨怒恶官无道。大诟之。官恐民乱，强脱圣女。又囚之。圣女自见四体残毁，跪地恳谢天主一生之恩，次祈赐受其神于天。祈毕，泰然谢世。时天主降世后二百五十二年，按长历为曹魏齐王嘉平四年壬申。其圣女尸色象如生。芬香发闻。左右喜慰无已。

Folio 11 ver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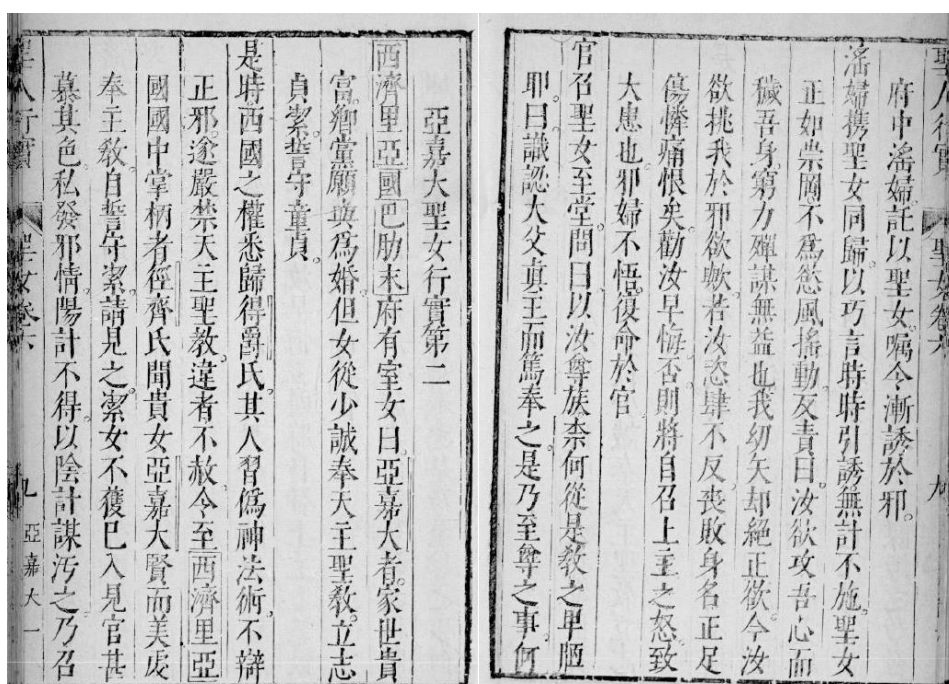
士民初闻圣女卒于狱，星奔瞻敬将葬之。忽见天神数辈下临。手执小碑。置之柩前。碑有书曰，洁净之神自甘委，正为主之荣，为乡之保。天神去，众民依主旨称赞圣女功德。连侍？墓祈祷佑庇。

恶官闻圣女已卒，便往圣女本郡籍其产业，行问下马渡河。马齧其面，蹄其身。推溺河中，死不复出。是知以非道谋害正道者，终害其身也。

西济里亚国有最高山曰厄得纳山，顶恒多积雪。顶穴中发火焰不绝。一日，山震异常。乃吐硫磺火冲

Folio 12 recto

溃若河。溢泛四境，所值人物房屋皆毁。近山大郡名加达你亚，圣女之宝体所在也。城中之民以逼火苗无措，群趋圣女墓上谨开其柩。取盖圣尸之纱对火流张之。并祈圣女扶佑。火如有灵，对圣纱伏灭矣。从是四方感激圣恩，崇奉至今。八十年前，是山又出火溪肆流郊外。随其所至，毁灭人物。将入一庄，庄主幸存圣女墓中纱少许。即以为小旗。置于竿上。对火流立之。恳乞圣女佑。火至旗处分二派，左右行避其庄而过之。



Folio 12 verso**路济亚圣女行实第三**

路济亚生于西济里亚国之杂拉戎名郡。世家富贵而贤。少学道幸识天上有造物之主，公宰世务，赏罚生民，即志于早修，终身守洁。

父故母议姻。路济亚解母氏意不悦，即或隐或露以志示母，勿夺。未几母病危。女思拯之，闻邻郡亚嘉大圣女生前建立奇功，死后每恩佑所归往之民。即劝母同往圣墓祈佑。路济亚祈际，忽似睡，见圣女自天降临。衣若絺绣，光辉无比，千万天神拥

Folio 13 recto

获。笑谓曰，路济亚，尔为上主所佑洁女，自能施泽，何必我，吾慈主鉴尔德推尔分，拯尔母疾疗。上主昔以我为本郡之庇荫，今以尔为本乡之楨干矣。盖凡洁修者，最合主旨，为主所甚安之居处焉。

路济亚醒告其母曰，母疾愈矣。母亦自觉病愈。同伏地叩谢。归伺便谓母曰，我志在修贞，兹吾母又蒙上主慈怜治除危疾，理合图报。我既有旧愿当偿，幸母勿为阻碍，又有所请，母曾许金若干为嫁资，是宜即赐以便分施。母欲留资待歿后与之女曰

Folio 13 verso

待死而施，是不获已，安得有功。生前施之功始大也，譬之夜行，必燃炬于前照涂之险，岂遗之后，而背是照乎。现世也，幽险也。欲图升天而非前发功德之光辉，难免贸贸矣。母乃以嫁资与之。圣女即施之贫人。

向所许配者，忽闻圣女不欲婚，又舍其财，诬告于官。盖昏人心者，无如色财二欲并攻无部犯矣。官召见圣女，审知幼习天主圣教，又尽施其礼资厚产，乃且劝且惩。使背天主而归土神。圣女以实论详

Folio 14 recto

析王教之正，他法为邪。官笑其迂阔。圣女曰，尔事地下之主，而遵其旨。吾钦天上之主，而奉其命。上下命旨不可并依，则从上者，何谓迂阔。倘不论理，任意处之。官怒厉叱曰，汝既倾败先业，何必妄辨。圣女曰，尔论我产业湖，已藏于深库，勿复贪之。若色欲淫污则我从小恨恶。凡背正主而趋异端怀私意丧良心者，皆属奸邪，皆可恨恶，何足论耶。

Folio 14 verso

官闻愤躁不宁。欲加刑以遏止圣言。圣女曰，凡蒙天主斯彼利多三多格其洁心者，不能无言，何可止。官曰，吾且令尔入邪淫之院，以蒙不洁，致斯彼利多三多之弃尔，奈何。曰，凡身被强奸而志辞秽乐者，不为淫污，非特无损功德，尚倍益也。官叱隶卒驱入媼院，卒依命共牵之。不动。盖天主欲显其圣安定洁女之身，非众力可移也。官大异。致数牛加索引之，亦不动。官疑为鬼术，招师巫驱之以魔伐魔。师巫趋命，致力穷术，终不动。

恶官不胜忿辱，厉声叱责刑役。圣女解之曰，何必自怒自虐已甚乎。倘尔未彻天主圣能于斯便足审

Folio 15 recto

而验之。官不听。令隶卒多集干薪，入以松香桐油硫磺助火之物，环逼圣女毁之。圣女居中，四被火焚竟无伤损。谓官曰，吾已恳求天主姑延此诸苦刑，使凡奉教者明知明知其全能，而笃信固守之。若其未奉教者并赐令以此开悟归服也。官益怒，令役斩之。圣女欢然服命。先设教以切劝同志之士，俾（bi）无忌世苦无惮刑虐。其言曰，世间之大势盛荣如日及花，朝茂夕瘁，何足畏耶。若国王则天主容之以殓圣贤之德，后此必将见绝不使恣虐善民矣，

Folio 15 ver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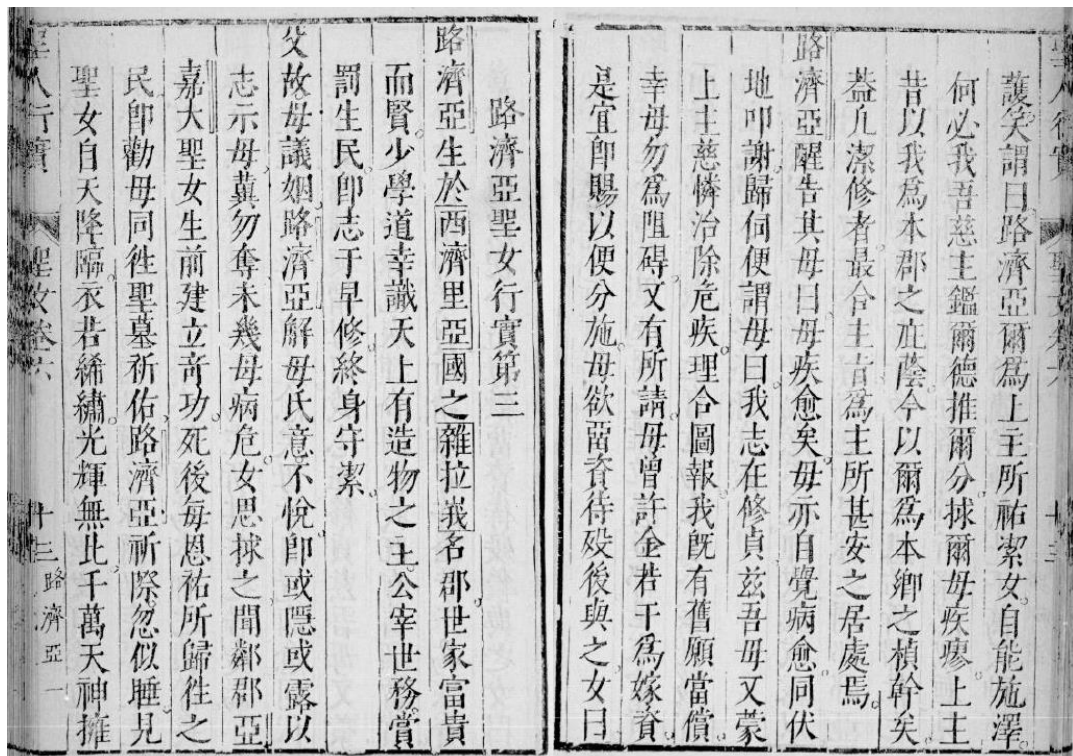
从此吾主圣教庶得太平且大兴也。

言毕。圣女引颈受刺，气犹未绝，众伤其无辜并怨恶官之暴虐，实时倡乱弃恶官于市囹圄困窘，终论则之于王为天下僂也。是知为政者不可倚势枉法倘蔽于色，贪于利，放辟邪侈，以凌其民，是自求祸而招无穷之辱矣。若吾圣女亲见其官受大恶之报尚哀怜之，盖圣女贤之心愈仁亦愈恕。以恩报讐耳。

圣女近终之期。幸领耶稣圣体宁静而卒。时天主降

Folio 16 recto

生后三百余年冬至月，按长历算在晋惠永康以后也。教士谨收圣尸葬之净所，迨正教大兴，乃建实殿以安圣骨。屡见移迁，最后安于意大利亚国物搦撒名郡，迄今犹时蒙恩泽。凡失明者以诚志恳祈圣佑，槩不虚所望焉。



Folio 16 verso**则济理亚圣女行实第四**

则济理亚罗马人，族世尊富。乃夙承家教内怀贞善，外有仪容。全备中节。年长德力日壮，修志日坚，明识世务鄙陋，思以脱其沦溺，自誓永守洁贞且避人而修独也。

未几父故，母未达女志，欲嫁于贤门，女闻恸哭，朝夕恳祈上主默佑母心，由是入于幽居，专务神工，严齐苦修，塞诸外诱，未久，具成圣德而母所择配者如期至。亲戚邻里宴贺。圣女皇皇不悦，自思良

Folio 17 recto

计呼其贤夫曰，哇肋里，吾既以礼与尔婚，人不获已。吾有要言语汝，汝勿妄褻。吾自少志于贞洁，誓终不嫁，幸蒙天主赐以一位天神，时在左右保护吾身。倘尔敢于褻渎，恐致大祸。若相视以兄妹洁情，则尔亦将获其宠，沾其泽矣。

哇肋里闻言大惊，答曰，是言虽善，不可遂信，欲我信者使我亲见尔之天神方可。圣女曰，病目不足见晷日之光，欲见之，须先笃信天地之主而钦崇之，次恭领圣水涤除旧染庶几乎。夫听圣女神论，心

Folio 17 verso

渐开悟，求见天神之，愿益迫。于是切问圣女何由方可信奉天主而领圣水以致成功。

圣女大喜，即指晤教主求训。是时西国之王迷于伪道，故教主与其门第百千余士隐修郊野。哇肋里从指出城至教主隐处，入叩，尽述其情，并传圣女意。教主欣喜不胜，即叩天主祝曰，至慈吾主，尔为洁情之源，向所赋美种于则济里亚之贞心，今已成实正可喜收，而登之天上也。夫人往为虎狼，不可舆论兹者，贞女化为羊羔使来求教，岂不可庆

Folio 18 recto

幸收之圣门乎。携入后庭相叙。忽见一天神借长年状貌临至衣洁白如雪，手握金书，书曰，正主惟一，圣道惟一，道门惟一，圣水而已，哇肋里初视惊怖昏绝于地。教主抚提令读之。读毕大悟，即以诚心求教主指引。教主留之同宿，徐徐叙释经中微旨与其道之要端。辞回。

将入室，遇圣女切务神功，并见天神为美貌婴童之像，遍发异光。侍于其侧，而手握香花二冠，视之悚栗伏地，叩拜于时天神携一花冠献则济理亚，又

Folio 18 verso

提一花冠献哇肋里，谓曰，夫二宝冠，乃天上香花所成，非世间物。吾至慈耶稣赐以表贤夫妇之洁情，正可嘉爱不朽矣。若此天花恒久芬馥，恒久鲜华，非洁情之目不足见之也。又谓哇肋里曰，缘尔笃信新妇之言，天主遣我特来顾慰。兹尔幸获主宠，任意祈求，未有不得。

哇肋里感激对曰，室中独有一弟，我所甚爱如我身也，辞邪归教是我所求。天神曰，尔弟不日来归，何虑，且兄弟二人终将冒义难立奇勋。

Folio 19 recto

言毕不见，而哇肋里之弟抵布忽从外至，正入后堂，闻香气大奇之。问故。兄曰，此香非凡俗，有上天所降奇花也。弟欲闻其详。兄乃乘机叙陈天主圣教之正理，劝其誓绝平生所习左道。谈论之时，天主默佑其志助之辩力，通弟之心，使服理而从教矣。抵布并蒙亲见天神下临相慰，亦倍加神力焉。

兄弟道心日明，博施其财，广传其学，善名遍着。都官闻之拘至公庭究处贤弟兄明证主教独正，多受艰苦，不屈不变，竟受终刑以征天神之言。

Folio 19 verso

圣女闻夫与弟幸死，道难收其尸墓之淨墓，尽散其所遗贷容施诸穷人，意以豫防贪司之强雷耳。不久，都官知二士资产颇厚，即拘圣女至堂问二犯资产何在。圣女曰，昆弟之资，收藏于穷人之手安矣，固矣。官怒目视之，命其反心依命敬奉土神，否则有损无利也。圣女曰，弃人物之贞主，奉鬼魔之邪法，岂合天理，岂为忠孝，若以循天理，尽忠孝而委致其命，乃无不利，夫焉损乎。

官闻更怒，令役牵至神庙，强使拜敬。倘抗逆，立斩之。

Folio 20 recto

刑役却将行命，乃见圣女年弱貌美财富，甚伤怜，亦切劝之。圣女曰，尔怜我甚谬矣。我所遵之道，尽知其始其终，无所不正，为正道，而得委命，眞福莫大焉。请以俗事取譬，用土易金，用石易土。愚者犹知之能之，乃以地下之卑陋易天上之重贵，又以本世之暂苦易身后之永乐，是非智之事耶。兹我虽暂时为义为道弃世绝俗冒苦受难致失身命，然吾功德日积，吾贞命固存于天，永永不坏，岂足伤乎。若尔等众蔽于陋俗，迷于微利，久失正道，日

Folio 20 verso

以流荡，不能反本，则足伤怜耳。

刑役及其左右小民，闻圣女实论，深感服膺，立志改邪，合声大呼，天主耶稣为人物之贞主，不可不信，不可不奉。圣女见众皆向道，引之入室，与言其详。众共四百余人，圣女厚待之，又请教主躬临，依旧归引入之。

都官忽闻圣女未服终刑，又率化刑役及其民数百，忿怒异常，令火焚温室投圣女其中，使鬱闭而死。圣女入焉，不惧，居一昼一夜，略不见伤，都官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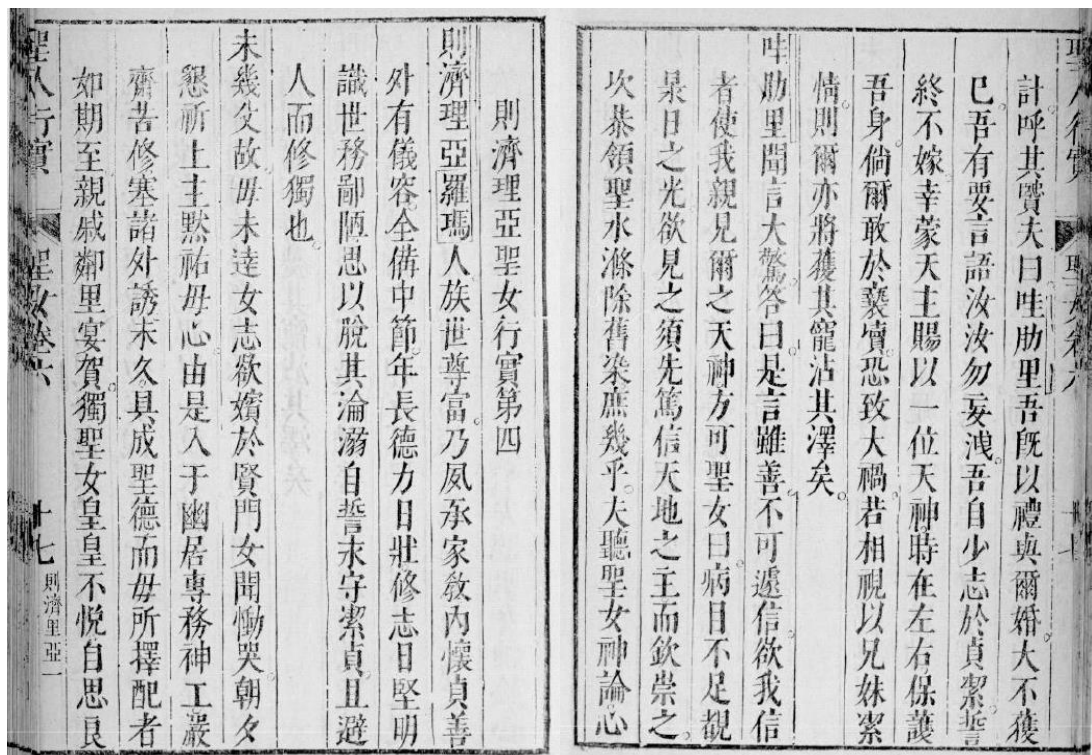
Folio 21 recto

甚愧，罔施其刑，令役斩之。役领命突入室内，遇圣女方务神工。乃拔利剑挺前，三刺其颈悉不中，众役大惊，悚栗而退，不敢再犯。

圣女蒙主存之三日，依然广接诸人，以正气善言勉劝，令勿屈苦难。教主感激圣德，深夜造其室，而晤慰之。圣女叩谢曰，愚前祈求上主赐宽三日之期，欲将内外资产尽以施舍。今幸吾大教主至，斯恳代施之。若此室虽不蠲，倘可成小堂，以事天主则所至望。教主皆慰许之。越三日，圣女安然其洁神，

Folio 21 verso

弃躯升天矣。时天主降生后二百三十二年，按长历为曹魏明帝太和六年壬子。教士殮葬圣尸后，从城外移于城内，多负魔患病失安者赴墓求恩槩获圣佑也。



Folio 22 recto**依搦斯圣女行实第五**

依搦斯罗马人，生于富贵之家。少年幸蒙嘉训，正如良田，艺以美种，百倍农收焉。始识人事，便绝儿戏专务实学。致力内修，誓守贞洁。

十二岁，有都官长子闻圣女贤而有色，请姻。父母以幼辞。其人不能待，俟女偕母出门，迎面面请之强纳聘礼，圣女惊骇叱辞其曰，愚徒无耻，乃亲见洁女乎。蚩哉蚩哉。我久矣自有所亲所从之主，非俗人亦非世居。乃谓天主。又谓人也。论其天主之

Folio 22 verso

性，有父无母，论其人之性，有母无父。其尊无对，其能无限，其善无际。兹我亲爱比从，比贞洁如前，更将十倍其功，可弃之而姑配汝哉。言毕遂去。

公子闻言，疑圣女别爱他婚，以辞郤之也。疑愈深，怒愈积，思愈甚，竟病矣。父闻其故，即召见圣女母子。施礼厚接好言相劝。令勿外其子。圣女约述其所以不可婚者，即辞归。都官不乐。令左右再三稽访，乃知是女习学天主圣教，以道心誓期守贞也。

即复召谓之曰，汝意原在守贞宜入物斯大之庙。

Folio 23 recto

守其祭祀²，倘汝又不入，吾将发汝发媼院矣。圣女曰，不必多计，且勿怒。吾立志非轻妄岂以巧言，或艰难可夺哉。吾既不违吾主以从尔子之婚，况违主以礼木石无知之像乎。请熟察自当觉之。若云推发媼院，则有天神时刻获保我，我所事天主耶稣庇佑我。我不畏。

都官大怒。令役卒尽脱圣女裳衣。从市中拥至媼院。天主当是急即使圣女之髮顿披至地。正足蔽身。不使露体。既至，役卒推之入内，外招媼童辱之。于

Folio 23 verso

是圣女明见天神降临。以洁衣衣之。次发异光，四照幽暗，人目所不能当。圣女甚感，伏地叩谢慈悲之主，并求加力确志，以守其操。

其间媼童四集入院，即见异光围照圣女及其所居。輒大惊，速退。不敢近。亦有悟焉。天主所佑，不可污者。惟都官之子深迷于邪，济以久怒，不顾而入。天神即杀之户内。其同来媼友候于外，久不出，入视知之。满城传言谓圣女用咒术杀公子。都官视其子，厉声叹哭不止。次詈叱圣女曰，巫魔之徒，若何

Folio 24 recto

敢欺吾子以邪术咒死之耶。圣女曰，媼人所自召祸，勿以尤人。汝子初至，斯同来之人一进便退，皆无患矣。惟汝子太迫于邪，恃势抗理唐突而入，故遭天怒以死耳。

官默然无言渐悟，乃恳圣女曰，既小子获罪天主，慢渎贞女，祈勿憚加志为祷天主宥其愆犯，令之复活。若幸蒙恩，足知其原死之祸惟所自取，于汝无

²物斯大，乃古诸室女所误事名女，有宫，有庙，有洁修之女者居之。

与。况其得苏，必为天赐汝之功德。吾子孙衔感世世不諠焉。圣女曰，官久从异端恨攻正教，将用

Folio 24 verso

何功凭何理望天主即允其所求乎。虽然天主至慈，其雨之泽，其光之照燠施于善者，恶者或可希赐公子复苏也，姑请退，俟我伏祷吾主。官出。圣女尽力加志恳天主姑恕狂童之污志。令其复活以显主能之大，主教之正，且免愚民贸贸荡于邪也。

祈祷之际，天神格思。先以好言慰愜坚固之。后许令死者复活，遂不见，公子复活，不觉出院门，大声呼曰，天上地下悉无他主，惟诸契利斯当所事之主乃真主，是独全能至善大智极公，完满备足无亏

Folio 25 recto

无蔽。其外士民所供之神，皆属虚邪，不足凭信况以为主哉。都官及其民众大奇之，因称谢天主之能。盖少女之身无力可恃。乃赤入媼场而不蒙不洁。水中不濡，火中不燃，且遇鹺不复，反以恩报，使死者复生。媼者迁洁，似此事情非常，不有上主宠佑，能若是哉。

乃恶徒恐其教衰，即聚噪煽惑人众曰，是鬼魅媼女。奚不速死，敢贬古先所崇鬼神，迷惑众心。生者用术使死，死者施咒使生，行恠沽誉，欺罔贤愚，是岂

Folio 25 verso

法纪所容可置不问耶。都官闻言，又惊。虽心感圣恩，第恐魔徒依附民众生乱，姑入后堂，委属官待审。属官不待审辨，坐圣女罪死，令役焚烈火，投圣女其中。火如有知，服认圣德，分赴两旁，飞攻左右刑役而焚毁之。圣女感上主获佑之恩，叩谢不已。并求增其志力。祈毕，猛火实时自减，民众感动大噪。官恐激变，令速斩之。役举手，手失力，身栗毛竖不能行刑。圣女乃怡然命役心定，自伸颈受之。时仅十三岁。天主降生后三百有四年。按长历为

Folio 26 recto

晋惠帝末与元年甲子。

教士送圣尸出城。讎徒嫉其光荣，糾众纵横追杀。天主当是急即地震，山崩雷轰电掣飞击恶人。众惊散。即葬圣尸于本庄。圣女之亲深伤哀哭未常离墓。一夜止坐墓旁切念。忽见古圣女一群皆盛服，周身遍射异光渐至。其女亦在，更晃耀夺亲之目。告云，亲何哀尔女如亡人乎。胡不庆我以获天上福耶。言毕不见。亲始慰而归其室。从此教中男女密朝神墓多沾其泽。越数年，国王之公主恭斯当

Folio 26 verso

祭亚（译言坚固侍志）适染恶疮，莫能治。闻圣女至德及时时所施之恩，虽未奉天主圣教，然已获闻其畧，便登圣墓，祈望圣女并治其内外之病，祈祷之际，忽寤成梦似见圣女从天降谓之曰，恭斯当祭亚勿忘尔名字中所含嘉旨，即立高志固操天主圣教，疾始可廖，身与神并无恙矣。言讫公主醒，其疮已脱然无迹，于是感佩灵验，实时领受圣水，进入圣教，然后造大殿于墓，以志圣女功德。又效法圣修谢朝绝婚，居约入静切务神修，至终不改也。

Folio 27 recto**其里斯第纳圣女行实第六**

意大利国有湖曰杭儿色纳。湖中一大郡曰第乐。湖屡汜。居民避之。今仅存旧址耳。郡中昔有亚尔齐者族最贵。生圣女其里斯第纳亚尔齐，每奉命布政方国，皆有成绩。名闻遐迩。遂掌郡事。时朝中深迷于乡神邪术，诸当事者槩惑之。

其里斯第纳生长非道之室，但闻天主圣教之旨，一心向之，勤守固持。父不悦，图夺其志。乃圣女早蒙主佑，年虽幼，已有壮老之执持。故不为邪诱且

Folio 27 verso

日加正志，以增神力。忽遇父所供金银伪像，私毁之。以施贫人。父闻大怒。将重惩之。圣女第以仁施为功，欣然服刑。父愈怒。坎日令数役褫女衣，以铁爬残其体。圣女以仁施遭极刑，不惟不怨。视其血尚以自庆也。

恶父愈发嗔怒，令役造铁轮悬空，稍离于地。轮下炽薪炭，炭上加脂膏益火之物。缚圣女轮上。使旋转渐受热气焦炙不已。正当是急，天主即发天神获圣女之体，歹火飞焚左右人役。伤死者多。众各逃

Folio 28 recto

散。虐父怒无如何。暂囚圣女。圣女伏谢天主异恩并求赐加神力以坚其守。幸见天神下至，以嘉言贺而勉之。又以天药治其伤，立复无恙。

仅踰一日夜，虐父又提至堂。视其伤无迹更怒。令系巨石。投之湖中。天神乃援至岸上。虐父无谋可施。踌躇良久。又囚之。嗟乎。虐人之愚也。不思上主至明至公，无所可逃。方反复图谋以终残其女夜卧死矣。呜呼。恶之甚者，招祸亦称。以其刑之重，悉补其来之迟焉。

Folio 28 verso

虐父既死。数日闻，国王铨捕郡官。官至，审闻前事。令具大鼎烧松香硫磺等实之。拏圣女投其中，圣女昂视沸。悉无惧色。惟画十字以入，终未见损。恶官大怒。令削其髮，剥其衣。送之土神寺。逼礼其像。圣女方入寺，诸像自伏地，败为尘土。官不胜怒，闷绝于地面而死。宜哉天僇，图害人而先自受之也。众民神悚，且奇天主圣教之异能，不待人权，弃邪神而归化者约三千余人。

新官又至。提审圣女。圣女固执如前。官令燔窑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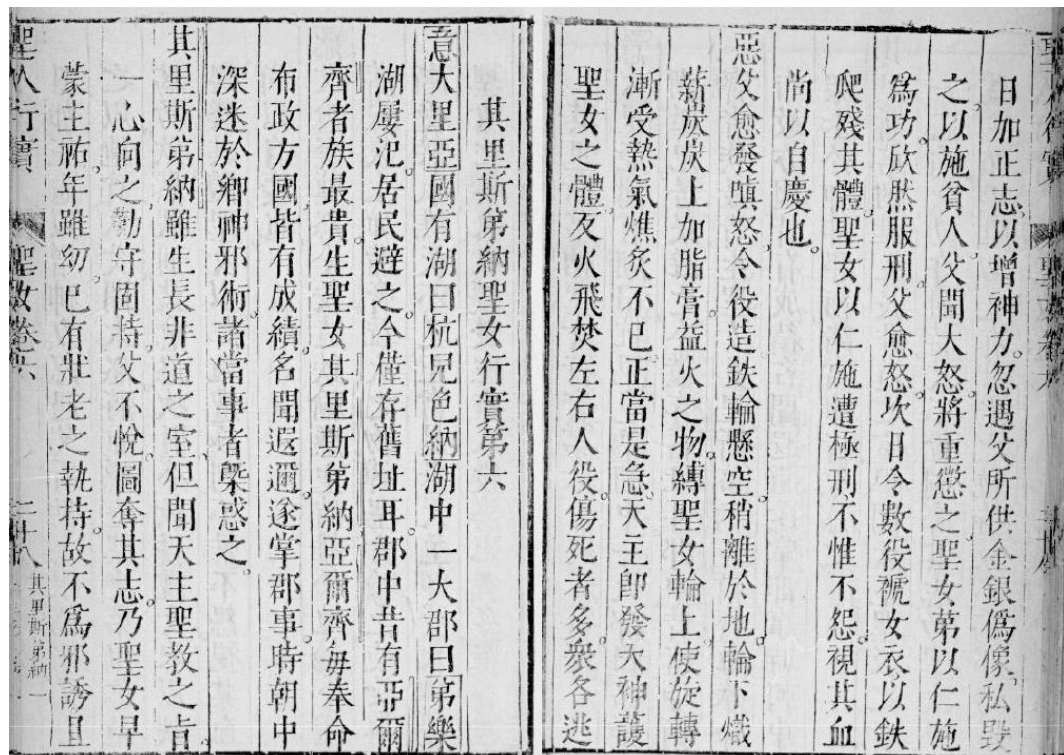
Folio 29 recto

圣女。圣女如居窑中。五日纖微未损。官乃拘之黑牢令师巫用魔咒驱毒蛇残之。蛇服驯不能逞毒。官反复猜疑未解其故即更枉虐。令割圣女之舌，以绝其言。圣女不辞，舌既割，圣女仍言，官听之愈怒。令缚之高木，四面射之。圣身徧被大伤，无所容矢。而圣女愿为主为道 苦难不知厌焉。竟以皮破肉裂血流气衰。渐底终期。

于是圣女自悟其功将毕，先谢天主一生护卫之恩，然后恳赐解其形驱之滞容神魂登上天国。 面觀

Folio 29 verso

主光偕享无涯之福也。祈毕静逝。时天主降生后三百余年。按长历在晋慧帝永康以后。同教者葬圣尸于静地，后未知何因，移于西济利亚国巴肋末郡。士庶归向至今承其捍御焉。



Folio 30 recto**嘉辣圣女行实第七**

嘉辣生于意大利国亚细府，父尊富，多武功。其母行仁为务亲游天下名胜殿宇，以尽其恭敬，益其虔修。嘉辣胎时，母豫恳天主赐之易产，闻声自天降曰：“勿虑，汝将产奇女，以其德光彪炳四海，增荣宗族。”不久，果生女，名嘉辣³。

穉年即豫显圣德之祥，性情善美，仪貌端庄，动必循理，内谦外和。防邪趨善不好戏乐，好独居，多诵，多思道中神理，及古昔诸圣男圣女之德行，贫乏到

Folio 30 verso

门，即施之。衣必清洁，第单薄庸常，或亲命华服，则先以稷毛附体。年愈壮，于道愈明，于修愈定，乃自思不谢淫乐不能成功，故矢保童身，迄终不污也。至笄年，恳求二亲勿阻其志。仁亲感德，不敢终强。时，府中有圣方济各者，已统数友，敷教率众苦修，适闻圣女高志，遂密为陈训指引提进，终使聚同志之女，立洁修之会，入静遁世矣。其父母惟恐女行卑约，玷其尊贵，每叱责之，百计以灰其志使归本室。圣女不听，益坚确，自持，譬之铁钉，击之益力，入

³ 译言光明也。

Folio 31 recto

之益坚耳。

圣女名闻日达，四方之女凡志于贞于道者，必归而师之。女众日聚则广其宫舍之，以财给之，以言诲之，以身倡之，既以德高冠群，仍以心谦下众，于宫中喜行婢役事人，涤足，布席，灑扫盥衣，扶病。遍趋诸急，以抑其身。所承人之资，悉资之，有外来物品礼接而以自给，有余，则又舍之，不久留以寄次日之望也。

一日丐者过门求济，时方乏无可施者，仅得熟麪一

Folio 31 verso

包，圣女令分半予之。至用时，取半包画以十字，默乞天主赐补共不足，乃麪包少许随见增长，足供五十女人。众即感谢天主，佩服圣德也。

他日室中绝油，圣女自取空罐令执事者乞怜少济。执事者携罐，欲出，忽觉罐满。细察之，知天主已赐之，不待乞矣。

若其简身之法，极严极精，衣贫食薄，器陋，寝地枕木。以骆驼毛结为内衫，粗索系腰，寤寐不间，专务神工。因是每蒙天主亲临，慰其苦，进其修也。圣女以

Folio 32 recto

多涕泣，目病邪魔乘而诱之，见异形曰：“贞女居修何必多哭无度耶？非止泪而失明矣，女会之治，安得成乎。”圣女悟为魔计，答曰：“若我为主得至失明，何幸如之。吾会中事奚托上主，岂足虑哉。若而诸辈，久失明心不能自起，而对视天上之真光，真可伤。”魔遂不见。

是时，远寇入国界，浸至本府攻城。圣女聚诸会女恭捧殿中所守耶稣圣体。出门对众前伏地叩祈曰：“吾主公至慈天主，勿外小婢忠言，斯诸洁女，向弃

Folio 32 verso

世荣世乐入此隐修，而事吾主，幸勿使其陷险，而被寇辱也。”随闻天声答曰：“吾目在斯常降监，岂不尔佑。”时，寇虏正欲用梯登城，忽大惊陨坠溃散去。数年后，又有敌军来攻，圣女仍携会女入堂，伏恳天主护救。是夜，敌军亦意外惊散。

由是圣女功德日著，每以奇事验其妙道，四方之民趋敬求恩。凡被魔压者，圣女诵画十字圣号遂去，其病患者，困斃者，特求圣女出一声，或赐一拊，不论轻重，必获痊愈。若圣女形身难易苦修且病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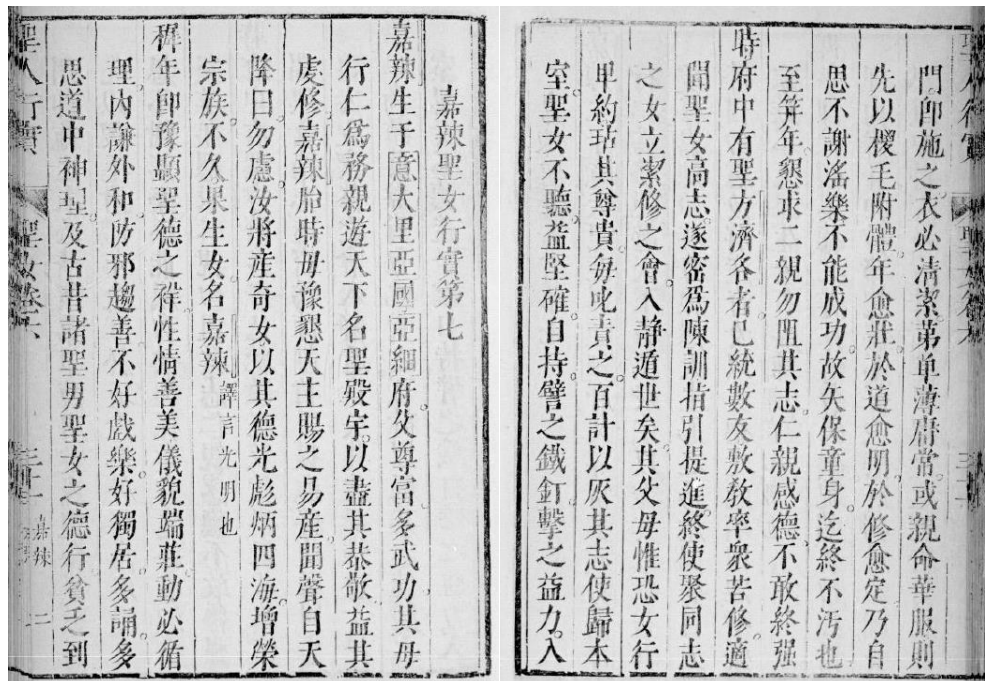
Folio 33 recto

卧，绝无憂色，亦尝乞天主治除之。盖知病以练德，有益无损也。

圣女四十二年，劳于院务修治众业，老而不懈，痼疾日深，于是自觉终期之近，即以为乐，因聚余力加勤，以备上天之需。时教主忽闻圣女病危，亟欲亲见德光，遂往顾甚悦，即以其平生过失悉赐赦之。此时，院中诸女见其德母将逝，不胜痛切。圣女以神色慰之，因恳劝之坚志洁修，慎毋以见世之暂微，弃身后之永巨也。圣女有姊亦在院，不忍别，求携

Folio 33 verso

之同逝。圣女姑慰之曰：“尔期未至，且勿急。与其以己心欲速之，宁俟主命而谨奉之。悉知尔终期或不甚远乎。”言毕，默然深用神功，思天上事，深夜幸蒙耶稣及圣母俱临接，随之恬逝焉。时，天主降世后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按长历为宋理宗保祐元年癸丑。众女葬之本堂，千古存其圣迹，沾其神泽。教宗依例，察审其生平实行灵验，入于圣品，今万民仰敬效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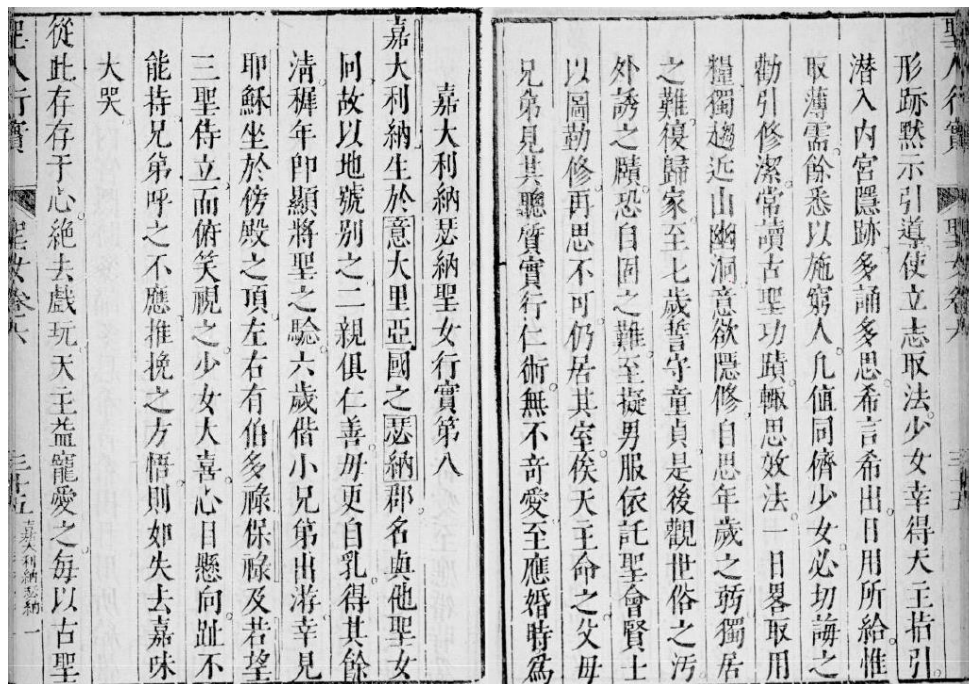


Folio 34 recto

嘉大利納瑟納圣女行實第八

嘉大利納生于意大里亚国之瑟納郡，名与他圣女同，故以地号别之。二亲俱仁善，母更自乳，得其余清。犀年即显将圣之念。六岁偕小兄弟出游，幸见耶稣坐于傍殿之顶，左右有伯多禄保禄及若望三圣侍立，而俯笑视之。少女大喜，心目悬向，趾不能持。兄弟呼之不应，推挽之方悟，则如失去嘉味大哭。

后此存存于心，绝去戏玩，天主益宠爱之。每以古圣



Folio 34 verso

行迹默示引导，使立志取法。少女幸得天主指引，潜入内宫隐迹，多诵多思，希言希出。日用所给，惟取薄需，余悉以施穷人。凡值同侪少女，必切诲之劝引修洁。常读古圣功绩，取思效法。一日略取用量独趋近山幽洞，意欲引修。自思年岁之弱，独居之难，复归家。至七岁誓守童贞，是后观世俗之污，外诱之曷，恐自固之难。至拟男服依托圣会贤士以图勤修，再思不可，仍居其室，俟天主命之。父母兄弟见其聪质实行仁术，无不奇爱。至应婚时

Folio 35 recto

为择良配，圣女闻之，百方阻之。与其失贞，宁失命也。父母不许，乃髡首毁容。父母大怒，令执婢役难之。圣女则以遇辱为德资，加志听命甘执贱陋。忍骂辱身愈困，心愈乐，父母虞其不堪，私伺之。一日至其室见圣女居隐处默想，有白鸽在其顶，因知其女必为天主宠表，始加恭敬许之守洁。

圣女既得志，日奋进不暂止，如川流久受坊塞，忽获通遂竭所积力滔滔向往矣，尤切想猛进之功。则见古圣笃明峨自天亲降临慰曰：“洁女勿虑，不久

Folio 35 verso

汝将入吾所立贞院，任意锐修也。”言毕不见，圣女忻然怀望。姑入室中隐迹苦齐重责肉体倍昔。一，以绝诸欲之端，一，以谢耶稣昔为吾罪受难之恩也。

若是数年，天主引入洁女圣会，若素无功者，每约其身，卑其心，行役如奴婢，欲克轻言之过。不言三年，日积月累，功深德著。耶稣时时临慰，以教中微奥亲示之。一日谓曰：“汝得知吾，与得知汝，乃真福也，吾乃万有之根原，众善之归宿。汝不过前无今在

Folio 36 recto

小物耳。”又曰：“汝勿劳多虑多务，惟思我，我将汝思，即汝诸务皆安妥无疑矣。”从是圣女明识天主监督其务，大悦且安，不敢妄燥。又识其力自不足凭，恒省心约气驯情，不敢居其德也。

积修已深，德已超越，惟邪魔妒忌。万计出入，图或濡染扰害之。即投秽念，又以秽像煽其骨髓。圣女急防其微，不使其身安食安寝也，得灭秽火之烈。幸见耶稣降顾，诉之曰：“吾主迄今何在，弃我于斯难中，不救乎？”耶稣曰：“吾与尔偕不暂离。”曰：“秽念中，

Folio 36 verso

吾主能安坐乎？”耶稣曰：“是念汝容之否，喜之乎？”圣女曰：“恶敢喜之，尚恨之甚，吾主知之矣。”耶稣曰：“成功在兹矣，由是圣德弥熟邪魔弥妒。”

圣女思立奇功劳，请恶病穷妇寓之己室，卧以己榻，亲治其疮，日夜供事。无奈久病烦苦，或被邪魔煽惑，多见忿怒，略不感恩，反妄谈是非，以没其功，玷其闻。圣女加劝服役，以仁行塞彼恶言，又恳乞天主勿罪罚之。耶稣乃亲顾，右手执宝冠，左手执茨冠，谓曰：“任汝择其以，冠之。”圣女便择茨冠，曰：“吾主向

Folio 37 recto

日为我甘受苦难，我可辞苦哉。”执茨冠弁之于首甚痛。耶稣善其志，劝勉前进，大功将成也。病妇忽见异光，从天渐布覆幬圣女。昭灼四方，大惊即悟非诽谤之非。因悔而改，扬圣德焉，可知圣贤不畏非理之辱。尚以邪魔之计，为累德立功之阶也。

然邪魔增恨，承深夜以杖毒搥圣女垂死。他日又将投火中。圣女知魔计笑嗤之。

一日为病妇治疮，忽视脓溃，不觉呕心，不敢就之。少顷猛醒其德之弱，且欲全克其私，便以口缓吮其

Folio 37 verso

疮。俟呕厌之心尽尅，方捨置焉。他日，覩是疮又觉稍厌，欲仍前自克，遂吮疮脓饮之。次夜耶稣临格嘉其高志。以天上异乐慰愜其心，并使此后七情平和，不抗理命天矣。

圣女习道日久，德嗜愈深，因厌世愈切。饮食不甘，胃日衰，倘顺命强筋骨，必吐。所凝思注嗜惟耶稣圣体，一领，则心志大悦，腑脏充餘，精力加增，而不减退。同伴女奇之，尝谓其天神之品，以天上之气度生，虽在人世中，亦不着人世事也。

Folio 38 recto

至其哀怜穷人，一见五内倾动，以其衣食衣食之。适病，闻有寡妇困乏无以豢自。即仗主佑力疾负麥一包，酒一尊，油一器，乘更深趨置寡妇之门，不使人知。一日于天主大殿诵经见丐者，圣女止有银小十字架，取舍之。次夜耶稣降顾出其银十字架谢之曰：“斯者至公审判日，吾必取以证尔德，赏尔功矣。”圣女出，有裸者乞衣，解衣与之，再乞内衣，又入宫解与之。又乞一裘以衣其友，圣女无可舍，懊恨如失。次夜耶稣降顾广称其功，即以神之宝衣

Folio 38 verso

赐旌之。城中闻有贫妇疮患遍身，无人顾视。圣女亦勤事之，调其食，布其席，治其疴，朝夕不离。病妇因其痛烦，或恣而忘恩，生恨生厌或出非礼之言叱骂之，圣女若罔闻。仍急役倍功，盖知修德者，必不以事顺，而进，事逆，而退，惟慕仁义。图合上主之意事或顺逆，不以闻其进进之功也。

有刑官问拟二贼绞罪，服刑之日，二贼先受钳镊之刑，不胜痛苦，忿怨不伏。圣女闻之怜其鞫蔽，将坠魔阱，而永失身后之安。即趨市懇劝，并求天主开

Folio 39 recto

其深迷。二贼反心谢罪甘刑不变矣。士庶之伦，但一面圣女之德，如披茅塞，多改志迁善。

圣女父病死，恐怕父魂羈炼狱中，即致神力，代求天主早收之。倘有宜炼之罪甘以本身当之。天主果允，即收亡父之神，引升天域，而使圣女代受其终身患病不瘳也。后其母病危，左右劝以豫后终期之事。母不悦，盖世人多恋目前，不思本世特为侨寓，岂可妄自为地主乎。圣女乃代求天主启佑母氏，善其归路。母竟不悔，冥然死矣。圣女不胜痛极。伏

Folio 39 verso

地恳求天主，勿弃母氏于大凶。天主即令母魂转身复活，延至八十九岁。复活之后，多冒苦难以消前愆。

圣女更感天主洪恩，日勤德修以报之。天主屡赐临慰励弱决疑，发明道中微奥，至士以将来之事，人心之隐。士民每见灵验，或求理病解患，或乞指迷，或乞驱魔除魔。圣女孜孜救援，无顛无私，昼夜不倦。凡男女老幼贤愚皆仰慕归从之，为父母，为神师也。至闻国政不认，或臣职不忠，或上下不和，无

Folio 40 recto

不直谏亦无不允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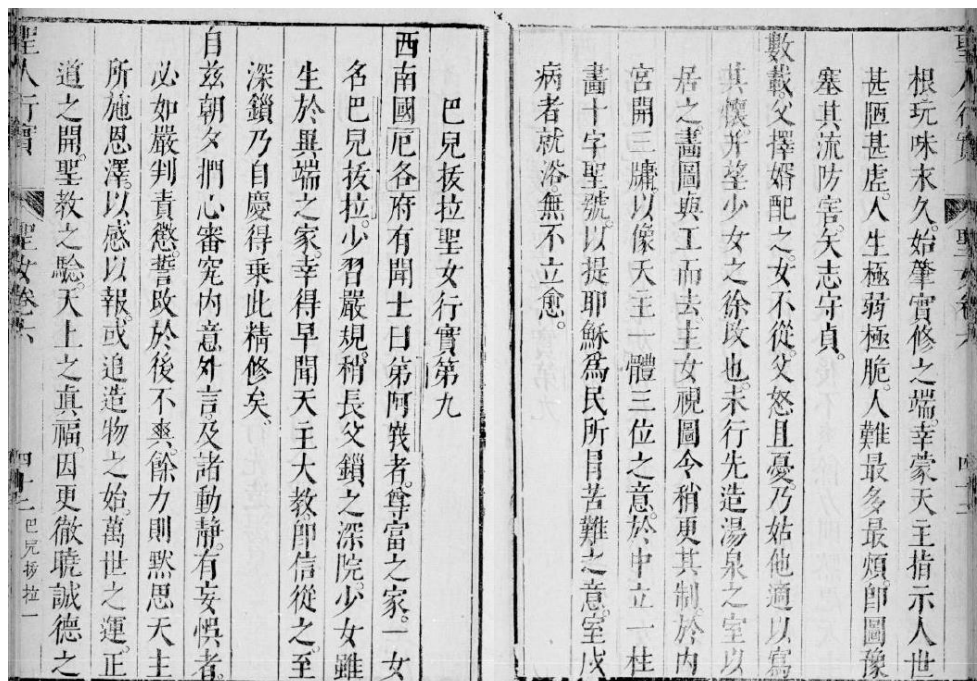
若是三十三载拮据精修施仁积功，俄成虐疾，默知终期已近。因殫神力以务陡天之路，设训劝众，欣然安逝。时，天主降世后，一千三百八十年，为大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圣躯鲜洁馨香，修友葬于院内之傍殿。善民致敬诵功求恩而得宠者迄今不绝云。

Folio 40 verso

巴儿拔拉圣女行实第九

西南国厄各府有闻士曰第阿峩者，尊富贵之家。一女名巴儿拔拉，少习严规，稍长，父锁其深院。少女虽生于异端之家，幸得早闻天主大教，即信从之，至深锁乃自庆得承此精修矣。

自兹朝夕扪心审究内意外言，及诸动静。有妄悞者，必如严判则惩，誓改于后不爽。余力则默思天主所施恩泽，以感其报，或追造物之始，万世之运，正道之开，圣教之验，天上之真服，因更彻晓诚德之



Folio 41 recto

根。玩味未久，始肇实修之端，幸蒙天主指示人世甚陋甚虚，人生极弱极脆，人难最多最烦，即图豫塞其流防患，矢志守贞。

数载，父择婿配之，女不从。父怒且憂，乃姑他适以写其怀，并望少女之徐改也。未行先造汤泉之室以居之，画图与功而去。主女视图令稍更其制，于内宫开三牖，以像天主一体三位之意。于中立一柱，画十字圣号，以提耶稣为民所冒苦难之意。室戍病者就浴，无不立愈。

Folio 41 verso

数月后父回，见所开三牖，所立柱，所画十字印号，问故。圣女因述其所学，以实理为据，灵事为验，又以古圣近贤之论为证，又论其父所敬土神甚为虚诞无理可据。父怒，拔剑直趨斩之，圣女奔匿，忽遇巨石，石自裂一洞仅足容身。圣女入匿，其父追至竟获之出，杖良久，锢之内宫，以迷惑异教讼之官。

官异之，乃善言切劝，令从土神。圣女笑而不应，官怒又杖之，又令以椶毛擦其伤，圣女不变色，不作声，友如食旨甘，忻忻自得执志不悔也。令囚之。是夜

Folio 43 recto

耶稣临慰疗治其瘡更勉固其志。

次日，官提圣女再审则伤已无恙，大骇，因归其功于伪神，又劝圣女。圣女不从，官更怒，令以铁爬伤其体，继以火炬燃其伤，又以铜锤击其首。圣女不屈，惟以心以目仰天籲祷上主曰：“至慈吾主，小婢之望悉赖尔庇，无他係，实係尔旨，无他求。恳乞勿弃勿使屈与暴虐之刑也。”官又令役割圣女之乳，并去其衣，押行街市，以警邑中众女。圣女心不动不恠，第去衣时不胜羞恼，向天求主曰：“造物之主，

Folio 43 verso

尔以全能于当时以云蔽天，亦于当时以夜蔽地，兹求以衣蔽吾体，勿使赤身受辱焉。”立刻有光明之衣护之，体绝不露。行毕，复回。官见圣女已受多刑，略不降屈，无计可施，即论斩，圣女之父自充刑役，以斩其女。圣女伏地叩谢天主生平之恩，并求日后凡有托其分祈乞圣佑者，勿外之，勿负之。即闻声从天云，洁女，既无忠诚应合遂登天域，以享大功之报，若其所求无有不允。圣女正体引颈迎刃，欣然死于乃父之手。父方大喜，迅雷至，击死，官

Folio 44 recto

亦死，是知罪与称罪之侮，为伴，并行不离也。

修士葬圣尸于新墓，善民多领其恩，有士笃崇圣女，每念其功。一日，寝于榻烈火至乃醒，已不可脱，即想尚未悔罪，为备善死之功。幸记所敬圣女，求其显圣。圣女即降张圣衣向火，火灭，次提修士出之曰：“缘汝向敬我，祈我，故天主赐振汝急，又宽汝命至旦。汝宜善用以清罪恶，以备不虞。”修士如命，悔渐前过，谨领耶稣圣体，受圣油，次旦宁静死矣。后世凡遭雷火之患，求巴儿拔拉圣女庇之多见效。

Folio 44 verso**玛儿大圣女行实第十**

玛儿大，如德亚国之名族也。父曰洗乐，母曰欧加。皆早世。兄妹三人。兄拉撒落，妹名玛利亚玛大肋纳。玛儿大居其祖之封邑。隐修。

时天主耶稣降生其国，亲行大道。玛儿大与兄妹幸归圣化。耶稣常游其邑。即主其家，后拉撒落病危。姊妹遣使闻于耶稣求救。耶稣俟其三日死既葬。乃往救之开墓呼死者复活。即主席殮耶稣。众民趋观。时多归化。

Folio 45 recto

耶稣升天。玛儿大兄妹三人，执道如初，国人恨之。先没其资，次收兄妹三人，及其家众，置之坏船。悉去舵楫橦帆诸具推入海浪中。幸获主佑，风送至西地中海，抵玛洗里亚岸。乃弗郎济亚国之名郡。贾所归殷富莫及。士民闻远客至，聚观之。见其蹈险之朽船，又闻所陈妙论，接入厚留之。再观其德修之实，信服日深归化日盛。众议举拉撒落贤士，以柄教权。其妹妈大肋纳则久习静修。仍入山避世。惟玛儿大自行其志，择城外僻所建造宫

Folio 45 verso

室。集同志女数十人。偕修。贵家之女感慕德风多来领训。

圣女更矢高志室欲克私。卑心苦形。鱼肉酒乳诸味不尝惟食蔬饮水衣单。画夜跪叩百次。勤谢主恩。诸民仰戴叹美之。凡遭不虞及诸艰难者。必归其宇庇如赤子之就慈母也。

当时地方不幸忽有毒蟒入界衡行恣毒吞噬人物。民众求佑于圣女。圣女怜而代求天主。乃出城迎蟒。既遇对画十字，灑圣水，蟒立时自破裂死。民众

Folio 46 recto

益感而信之。圣女事奉天主虔实若是。天主欲释其苦，酬其功。一载前豫示升天日时。犹欲更加精炼患病年 至终期前八日。常闻天上音乐以慰其心。又幸明见天神众多获送其妹玛大肋纳之灵魂升天受福。

至终日，耶稣自云中降临遍布辉照。呼邀圣女曰，玛儿大洁女，我召汝来，汝向每接舍我。厚馈餼我。今亦宜接汝，登我上国，使享清乐焉。言毕，耶稣先去。圣女令左右布灰尘于地，而卧。以提肉身原从上

Folio 46 ver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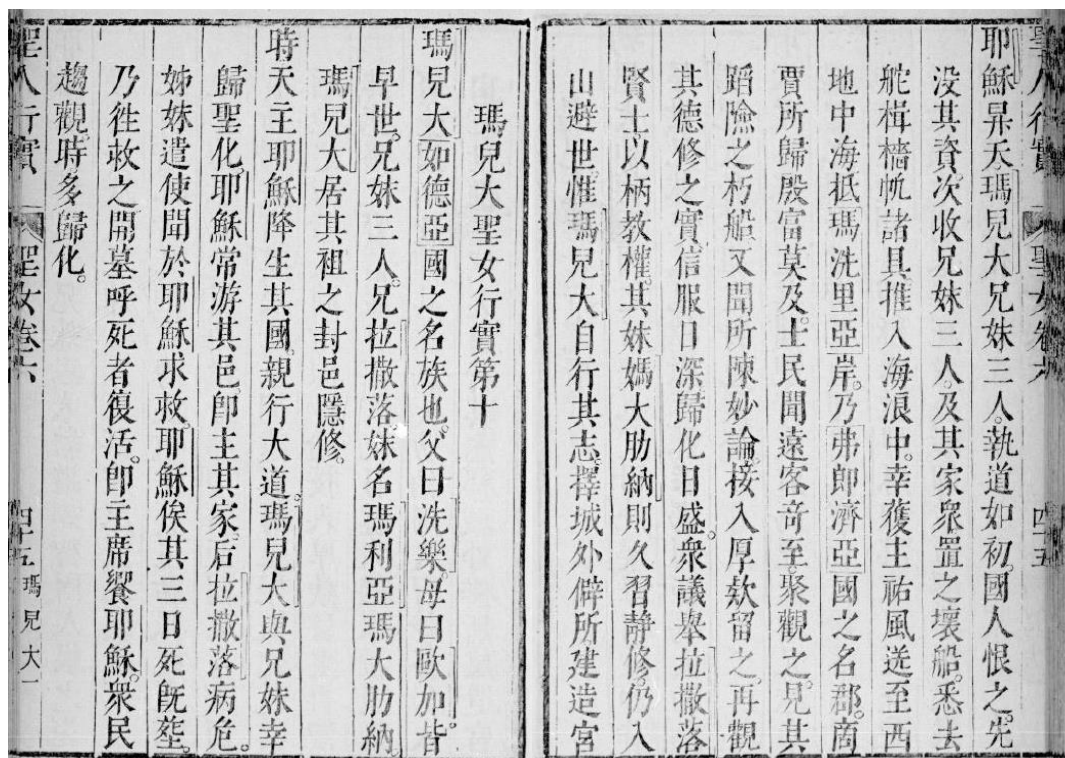
生之念，继仰天路，以引其神。又令左右诵读耶稣受难经籍以提其报效忠心。至闻耶稣临终寄托其神于上之手。遂亦寄其魂于上主而逝。时天主降生后数十年。

有宗徒曰伯多禄遣贤士。布教近郡是日方祭天主。见天神告曰，玛儿大圣女卒其灵神矣飞天上。形体尚在人中。尔往以教礼殮疗之。言毕。天神引导而至。果然，贤士依言行事。又见耶稣躬临送葬焉。呜呼，圣贤遗体，天主尚爱宠之若是恳至。灵神又当

Folio 47 recto

何如。圣保禄所谓天主以仁之功者。人目未及见，人儿未及闻，人心未及思也。

圣女去世后，四方闻风莫不趋其墓。敬其迹。沾其泽时有弗郎济亚国王病危闻圣女之功，赴圣墓求佑遂愈。



Folio 47 verso**笃罗德亚圣女行实第十一**

责撒勒亚郡，昔为加巴多济西南国，有尊族之室女名为笃罗德亚，少习天主教，简制严修，大积令闻，士庶皆仰之。

时，太西总王锢迷邪神，命众享祭日月星辰，及无德无能诸神，以继古俗。违者依律拘囚笞杖籍没，黜放，及斩刈之。官亚彼里无道，严奉王命，酷虐善民，忽闻笃罗德亚圣女之风，遣役拘至，善言切劝，令顺王命，敬国神。圣女曰：“上主之命，与王命，若相左

Folio 48 recto

不可兼，当孰从乎？天主固造物之主，亿兆之父，命我独奉事之，而王乃明我奉事邪神，以抗违正命，可从乎？”

官再劝，圣女又曰：“合义之事，岂敢故违，若奉土神，而以魔为主，以伪为真，我终弗能况为道义冒苦难我之荣籍，悉悔焉。且使弱女为义为道服刑，诸后来者将知世主所出非理之令，非法之刑，不足为惧。惟天主所施之正命，乃足畏惧也。”

官怒，令系圣女于邢架。圣女喜曰：“何必缓，速赐刑，

Folio 48 verso

使我早谢苦世，登天上妙境，备诸香花美之所，而享真乐也。”官晒曰：“迂狂何甚，不若改志从俗合配，以全伦，同世以乐生，胡多晔诞耶。”圣女曰：“吾幸久得正理，不可复耶。又幸幼矢修洁，义不可复污也。”时，有姊妹二人，闻王命严姑枉善志而从耶。官招二女至嘱令引诱圣女。二女会圣女，详述世流之速，人命之短，苦难之繁，俗道之宽，主教之严，乃佯为哀情恳劝姑置天主严规以遵官令，礼敬土神，必将居世乐免世难。吾姊妹前不获已权违主教，至

Folio 49 recto

令无损多益焉。圣女闻，即以善言接之，以实理辩之，徐陈其今日犯主之重罪，及其身后应受之永悔。且责且劝，姊妹伏听猛醒痛悔，望天主宥赦。

数日，官料圣女必为二女所移，召审之，则二女已受圣女诲责，复归正道。官大怒，令役执姊妹反对挛缚投火中焚之。二女闻命深喜，即仰天籲祈慈主宽赦前罪，尚加志倍力，使胜暴官之威，以雪前辱，补前失也。圣女亦向二女，抚慰勉励，代求上主赐恩。及投火时，圣女益厉声曰：“贤女为义为道甘心致命，福幸大矣，不特可补生平之失，尚可获无疆之荣，何惮暂时微苦哉。惟执至勿屈，天上慈父将迎尔，置尊座，酬实勳焉。”二女安死，圣女自庆，叩谢天主。

官再三责劝，圣女终不从，令役先剥其衣，次缚于异刑之架，裂其四体流血。圣女容色不变，如自得焉。官曰：“尔何必诈猎小勇之名乎？”圣女笑曰：“向未有真乐如斯甚者，二女幸尽其忠，我岂敢忘主恩乎。即竭力殫虐速糜烂吾体可也。”官闻大怒，令役缚

Folio 49 verso

火炬于膀肋，焚其脏腑。圣女喜乐正如饮美味。官不胜羞，令役重击圣女颊，故以蚀其喜颜施刑既久，役卒疲困无力无计，官令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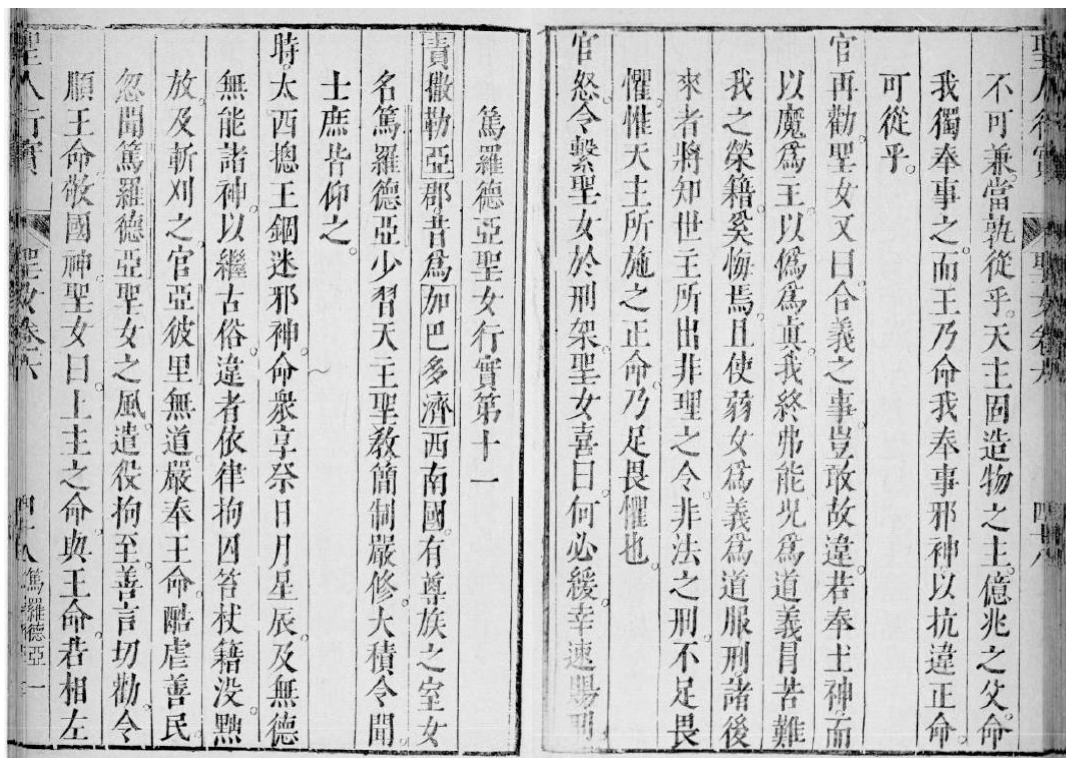
行际，官吏笑谓圣女曰：“闻汝云天上妙境，并诸香花美果备焉。令汝往，可遗我花果少许，验之。”圣女许诺，至刑市，伏地叩谢天主平日所加恩惠，次劝左右早图改邪。有一天神，为美貌婴童，执小筐，筐中有香花鲜果，投献圣女。圣女令送与吏，以践前诺，即引颈受刑。

Folio 50 recto

时方严寒，吏方对友讥圣女妄许，共笑之。天童以圣女命遗花果至，吏大惊，无言，自思其所以然者遂悔罪拜投天主。奇事流传，官闻之，问吏，以实对。官愈怒恨，亦令係之邢架，吏不辞不辩，见其裂肢流血，泰然自庆，官加詈之。吏曰：“哀哉尔乎，哀哉尔乎。我今暂苦外形，以保内神，且望以此小苦，练赎生前罪失，而免永殃之苦。尔忘正主，虐残人命，生前死后何能逃天主严法耶？”官令役以铁爬鑿其肋，又以火炬焚之。吏不屈不懂，尚讥刑役之力弱。官

Folio 50 verso

不胜辱怒，令斩之，吏至终一面一心以死证道。时天主降世后，三百有四年，按长历为晋惠帝永兴元年甲子，冬月也。夫圣女当苦难时引二女，又引吏共登天国，其为功德大矣。



Folio 51 recto**德格辣圣女行实第十二**

齐里济亚国之意各郡中有女曰：德格辣。父早逝，长而才色超绝。母与族众皆爱异之，因早字名族。是时，耶稣宗徒保禄周流布教，至其郡，德格辣幸闻圣教之略，如披云见天，矢志高远无待人指，自决永贞。母闻之，不悦，劝之不从，遂告之其婿，婿不胜辱恨，母哀其婿，便告于官，欲官或论或责以夺其心耳。官拘审知圣女原从天主圣女，早岁严修定志贞洁，已决婚欲，万不可变也。乃不待议辩，即论死，

Folio 51 verso

叱左右用火焚之。圣女如自谛思，便画十字踊躍投火中，从火中谓官曰：“抗天之徒，吾无才无力女辈，惟仗上主能智，未惧蹈火，及诸重侮。尔乃自恃权势恣虐害民，无所忌惮，不知世荣最短最速，不日将变入于无涯之殃乎？”时，天方霁，忽作云注雨灭火，众惊悚逃散，圣女之縲紲自释，道路自开，无人禁阻，缓步而归，倍功精修。一则以报上主之恩泽，一则以备将来之不虞也。

但道德愈粹，魔妬愈深。未数月，魔启谣言，使民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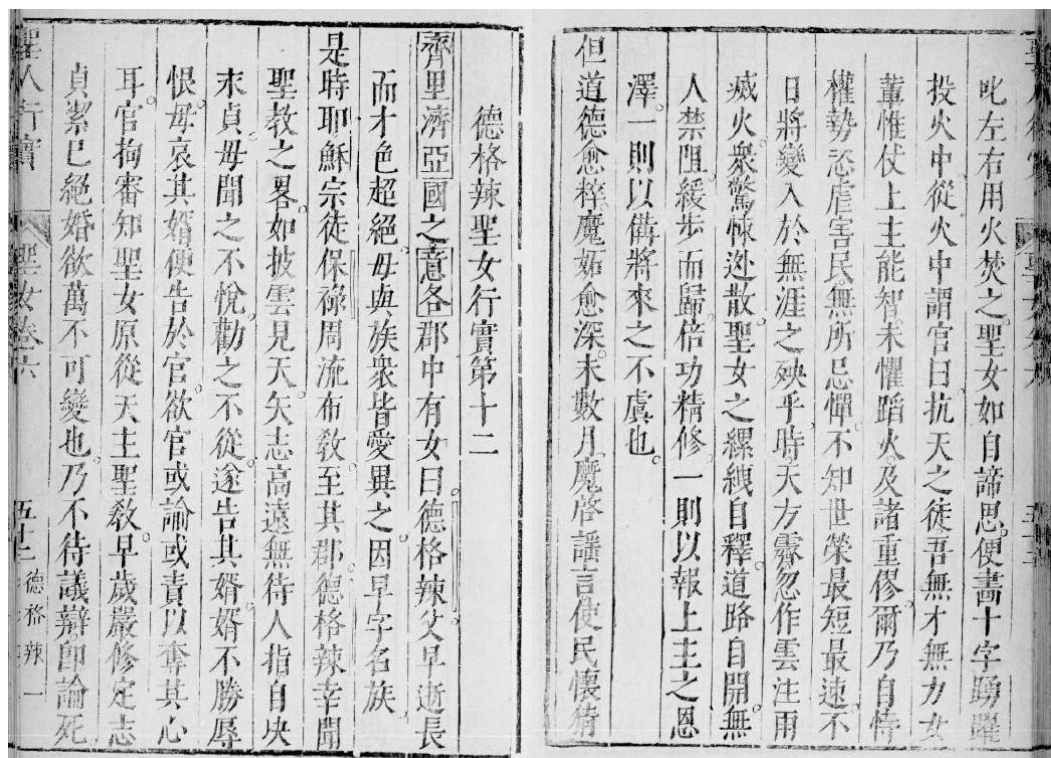
Folio 52 recto

而陷之。官羈圣女再审，久之无可坐，即以从圣道坐之，论死，法应饲恶兽。士民趨观，刑役缚圣女直置兽栏，驱虎豹嗜之。恶兽变性，伏跪，似仰敬者，舐其足。众大呼圣德，及正道之能，多归从向之。役告于官，暂收狱。次日又投之熊狮，熊狮如昨，故圣央博罗削赏赞之曰：“德格辣氏绝婚姻之娱，保童身之洁，持其正志，不畏讐害，猛兽且敬服焉，天主之所佑，正德之所保，虽置于非類之中，犹安宁也。”

恶官猛于兽，不服圣迹，令役推毒蛇之阱。圣女下阱，

Folio 52 verso

天降火云尽杀毒蛇，官犹不醒，令役将二牯牛，分击圣女与牛角，火锥刺牛，牛奔欲支裂圣女也。圣女心弗动，体亦弗损，民众观感，远邪崇正者，无算。恶官虽尚不服，恐士民有变，释之。圣女得脱，姑主隣女之家，隣女服化越数日，遵天主命，移往塞陋济亚名郡，士庶信从。既而年迈气衰，天主收其神上天，使享无穷真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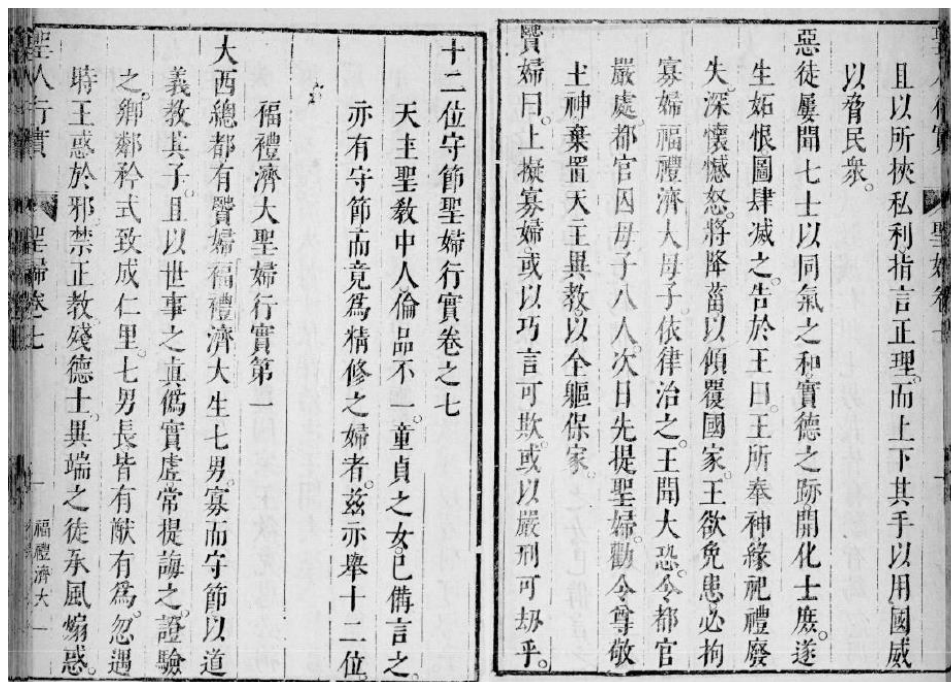


Volume VII

Folio 1 recto

福礼济大圣妇行实第一

大西总都有贤妇福礼济大生七男。寡而守节以道义教其子。且以世事之真伪实虚常提诲之，证验之。乡邻矜式致成仁里。七男长皆有猷有焉。忽遇时王惑于邪禁正教残德士，异端之徒承风煽惑。



Folio 1 verso

且以所挟私利指言正理。而上下其手以用国威以胁民众。

恶徒屡闻七士以同气之和，实德之迹，开化士庶。遂生妒恨，图肆减之。告于王曰。王所奉神绿祀礼废失。深怀憾怒。将降兹以倾覆国家。王欲免患，必拘寡妇福礼济大母子依律治之。王闻大恐。令都官严处。都官囚母子八人，次日先提圣妇。劝令尊敬土神弃置天主异教，以全躯保家。

贤妇曰，上拟寡妇或以巧言可欺，或以严刑可劫乎。

Folio 2 recto

谬矣。我上有天主提拯加庇，不惧邪魔讎计也。官责之曰，汝老，不贪生，不怜汝诸穉子乎。曰，若我穉儿趨邪是乃真死自应堕地狱永苦。倘其认从万民之主以死于义难，不将常生天上国乎。官怒再囚之。

次日提母子俱审。官谓母曰，汝斯诸子幸妙年多才。足显于国。奈何误死之异道乎。异哉。母情。不特自陷并危其子。斯非豺狼之心即愚昧之至矣。大愚昧犹可哀恕。示之。使觉若其豺狼性难更改，奈何

Folio 2 verso

哉。母輾然对曰，上语似仁，不仁实甚。阳欲存外形之有限而阴图减内神之长久。谬不大欤。又语其子曰，吾诸小子，昂首仰天，以心目对视至慈吾主耶稣从彼鉴察尔辈心志。且与填上诸神圣者，候尔登天国偕享真福也。现世苦乐迅速不留。身后吉凶永无限际，以是为虑坚操正法。勿惧官虐。勿忌魔讎庶足报上主于万一矣。若我虽老不望仁子之养也，亦不愿先死以冀仁之子葬也。惟视尔固执仁志致死于义是我所愿所望，以慰吾老

Folio 3 recto

而安死矣。

官闻大异且怒。先令左右掌其面以羞之。次召长子。以善言诱之。长子不从，刑吓之。又不从，官列召七子。一一如初佯爱佯怒设赏设惩。悉不得入其志，官无谋可施，姑笞七子。请命于王。王令杀之。官先斩七子。七子谨依母训未尝变色。仍囚其母。

至四月后复审之。终不可夺亦斩之。圣妇临刑欣欣自庆伏谢天主无穷之恩。泰然受刃。静死如在床第间。降世后一百五十七年。按长历为汉

Folio 3 verso

桓帝末寿三年丁酉。

古之大圣论赞之曰，呜呼，圣妇信耶稣教使七子死义诚母师也。向产七子之身，今养七子之神，不当谓之重母乎。且先养之于世，未能使之不死。养之天遂能使之常生矣。况世母之情惟恐其子先死。贤母反是盖急于子神，缓于子形，欲急全子神之永乐。姑忘已形之暂苦。则爱子之情不甚于他母耶。

Folio 4 recto**彼理日大圣妇行实第二**

彼理日大者思物济亚国皇族女也，父名比理，母名细礼，俱盛德。在孕遇急，故渡海，风作船坏，贤妇获救登岸。次夜梦见一威士，锦服宝冠者谓曰：“缘汝孕盛德女，天主佑汝脱于水患，可加意育之。”及产，近地有修士深夜见非常之光，光中又见洁女，以足蹈云，以手握书，且闻天声朗言曰：“细礼贤妇产女，其令闻将达四方，垂万世。”

女三岁不言如喑，三岁后，始言便若长年智者。未几

Folio 4 verso

母病故，其女寄之母姑，托以教育。七岁心志日卓，一夜寤醒，忽见耶稣圣母玛利亚高坐，手执宝冠召之，使近，忻然问曰：“汝愿斯美冠乎？”对曰：“圣母所赐岂不当愿。”圣母遂以冠之，而归天上，小女不胜神乐，如享天宴。从是，日急内修，厌薄外务，罕言多思，广诵经典。

十岁后德光愈著，远近倾向。一日适入主殿听谈道者，叙述耶稣受难之情，即深感哀伤涕泪不止。次夜耶稣以新受难之状，来顾之，小女问曰：“吾主而

Folio 5 recto

谁敢伤尔，若是甚乎。”耶稣曰：“不感戴吾者，不认识吾者，是皆加我以伤矣。”从是，益切念耶稣受难，伤痛叩谢，图报不已。

尝于夜中默道，邪魔现一丑相，忽至惊之。圣女惧怯，真奔耶稣苦像前，伏乞庇佑。邪魔追之，不能害，乃谓曰：“设无是受苦者，谁能脱尔于我手乎？彼不许吾黨，吾黨固未能如意也。”言毕溃散不见。

至应婚之念，其亲配于王室，贤女与夫相劝相勉，自存洁志，常恳上主福佑，不使荡于人欲。一岁后，始

Folio 5 verso

配合连产子女。虽任家务，首急于严修，分时定刻，或作神工，或省过失，或责身形，或诵经典，或训婢役。余力必勤女工，制文繡，不虛寸阴。幸遇有道之士，则降礼延接如饥渴，以领其教，自奉最薄，曰：“味豊，则德馁，衣鲜，则道晦也。”或值产难輒天主圣母，圣母亲庇佑之。

他日，其夫病危代籲求佑，病即愈，是后，夫妇弥感天主洪恩，图报万一，因议于生前离别精修，竖立奇

Folio 6 recto

功。贤夫便入修士会，贤妇则先施所承礼业于穷民，后如贤女会，深藏避人，亲识闻之大异，讥诮不已。然获味诚修，不顾愚论，反以人言为磨德之砺焉。

从是，日新其志练神苦体，戒诸恶之萌，严究诸情诸言及诸动之始终，不致自欺。有言不合主旨，似含硫火淤泥，或人言不合，如毒入耳中，不能堪也。每七八日，凡遇耶稣受难之期，必融蜡淋盪肩臂，啖苦茶，困患口腹，以提念主难，而效法之。常日服稷

Folio 6 verso

衫带麻索，蓐以土，枕以石，盖以单，盛寒不易。或恤之，答曰：“内热不畏外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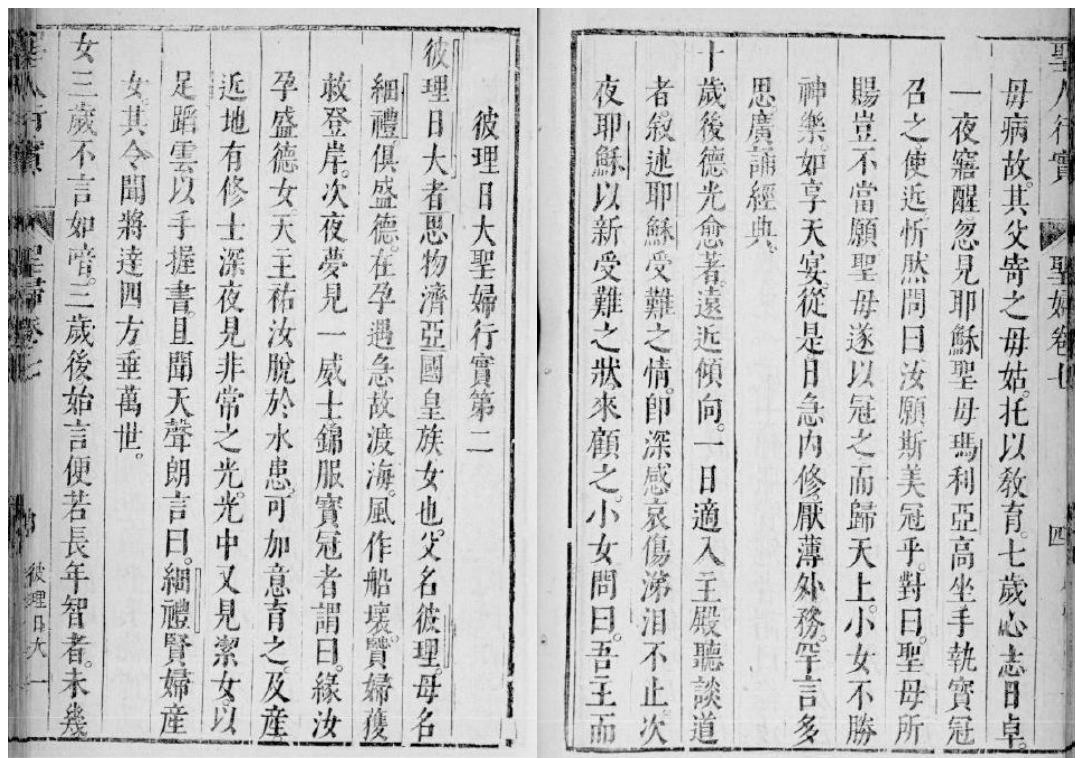
天主宠爱日甚密亲降临顾慰，提进，且以将来隐事豫示之，使得率民于正，由是德风四迄，向化者无数。闻罗玛为总都亿万圣贤所归所出，不惮渡海万里，水陆之劳，亲谒名迹，神乐不胜。一处士与圣女未见未闻，忽相遇见其身游空，颜面光射照耀人目，便知其有圣德，而隐修者。

圣女又念如德亚国为天主宠择，以降生，行道之地，复渡海亲叩耶稣及宗徒圣迹，从容思玩，以慰其饥渴，又蒙天主示以往未来之秘事，令详书其册以垂后世。

还都感疟疾一载，病中全合天主圣旨，甘苦乐患以为炼德之资，幸知终命期迫，并蒙耶稣亲临慰谕之，欣乐不禁，盖得道者以缠缚斯世为忧，幸闻其缚者将绝，不胜愉快，岂若世俗之陋，惟死是畏乎。圣妇以备终事，泰然而卒。时，天主降世后，一千三百七十三年，为大明洪武六年癸丑。

Folio 7 recto

既死，天主显其德，俾造无数灵迹，有祈求圣妇者，瞽目复明，聋耳复聪，喑口复言，危病复愈，而自死中复活者，十有余人，是以圣妇令闻四达，民众趋之。后本国士民，闻圣妇死后神恩甚众，遂徙以归，近承其泽。西都犹存圣妇裹衣一袭，以治产难，常有神验，足为实证也。又圣妇曾著精修规则，从此承圣贤者济济多众，足知道德已至，便能鼓舞万民，岂道与德而论其出之自男耶？自女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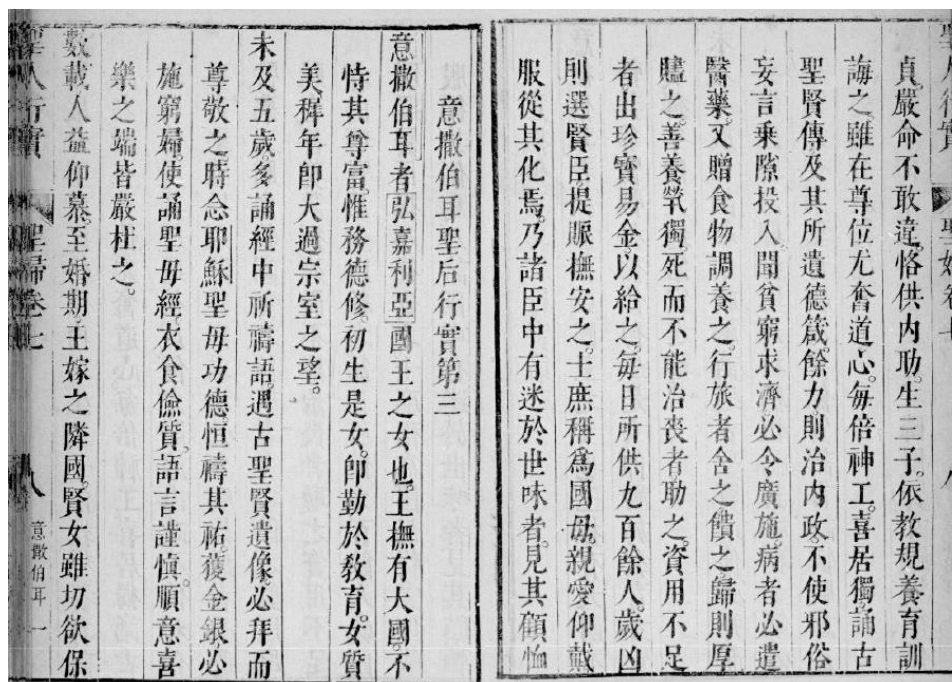
Folio 7 verso

意撒伯耳圣后行实第三

意撒伯耳者弘嘉利亚国王之女也。王抚有大国，不恃其尊富。惟务德修。初生是女。即勤于教育。女质美穉年即大过宗室之望。

未及五岁。多诵经中祈祷语。遇古圣贤遗像必拜而尊敬之。时念耶稣圣母功德，恒祷其佑。获金银必施穷妇，使诵圣母经。衣食俭质，语言谨慎。愿意喜乐之端皆严杜之。

数载人益仰慕至婚期，王嫁之邻国。贤女虽切欲保



Folio 8 recto

贞，严命不敢违，恪供内助。生三子。依教规养育训诲之。虽在尊位尤奋道心。每倍神工。喜居独，诵古圣贤传及其所遗德箴。余力则治内政。不使邪俗妄言乘隙投入。闻贫穷求济必令广施。病者必遣医药。又赠食物调养之。行旅者舍之馈之归则厚赈之。善养嫠独死而不能治丧者助之。资用不足者出珍宝易金以给之。每日所供九百？人。岁凶则选贤臣提赈抚安之。士庶称为国母。亲爱仰戴服从其化焉。乃诸臣中有迷于世味者，见其顾恤贫困

Folio 8 verso

友讥为义尊正如鸱鸟病目不胜大德之光耳圣后不问亦不为阻。

踰数载，国主忽奉总王命，出征逆寇。中途病卒。圣后治丧毕即入深宫精以炼情，以苦行。日克月治。宗戚大臣每见施散穷民，恐其无度以为泰侈，因约其权，节其用，不使任意操事。圣后甘意含忍。臣下日加轻慢。至抑圣后。如匹妇黜之宫外也。圣后知道德非苦不成。安受屈辱。天主耶稣鉴而佑之。亲临垂慰加赐神力。

Folio 9 recto

后忽得黄金数千为日用需。乃建一院，以养嫠独病老者择居其中，自约为婢。亲执使令之役，臣下或以为嫌面谏之。答曰为天主届已施仁，行役事，贫非陋也。天主尊崇之极且自抑降世提拔罪人。况人身鄙陋，乃嫌事奉天主乎。即使更加卑陋，吾甘之矣。至其务神功之时，心专入静，或被火伤，或被人扰，悉不醒觉。是以多得天主允其所愿赐其所求。

一日见有幼者鲜衣无度，劝之回心。因代祈天主扶

Folio 9 verso

佑移时。幼童始觉圣德之力。呼谓曰，止乎，止乎。圣后更切祈求不止，幼童再三呼曰，止乎，止乎，身见焚不可当也。左右近披其襟摩其身果热甚。圣后乘机设诲竟使幼童改志。卒为大贤。

圣后既年老形枯德峻功满，耶稣亲临示以终期。圣后不胜喜，重谢主恩。遂感疟疾至危。急鼓余力。先悔一生所犯愆失，次请领耶稣圣体。又次请领圣油以净心定志。终召家臣一一丁宁恳劝，尽忠以事填上公主所有资财以施穷人。遗言方毕。忽见

Folio 10 recto

邪魔作丑形突出惊骇。圣后厉声叱之曰，无命之徒于此何为，速退。魔如迅雷所击，速退。而圣后随乞上主加佑早收其神。时天主降世后一千二百三十一年，按长历为宋理宗绍定四年辛卯。

于时众见好音之鸟群集鸣于圣后室上，以徽圣德。其洁体如生色鲜润，香气溢发。万民趋观恭敬而讚誉之。四日不能离侧。葬后凡有病患者，一登圣墓祷告，必获满志，其死而复活者十有六人。

Folio 10 verso**阇度未日圣后行实第四**

末辣未亚国王公主，名阇度未日，其亲以仁政得民。有鸿闻生圣女，爱而劳之，十二岁，配玻罗你亚国王，产六子，足继先王之业。

即与国君同约守洁专修，夫妇俱贤，三十余载，正如兄妹，内外相接，严持清操。国治既成，圣后欲广其仁，建贞女院，厚资给之，凡民间有女，欲遁世修贞者，收而养之，仁院日盛，修女日多，大裨国政。圣后更图精修之功，弃崇宫，别朝众，择院旁隙地，自造

Folio 11 recto

小宅，以隐迹，克欲炼情，卑其神，苦其体，衣粗食淡，席地枕木，严寒盛暑不改其度，内衫以椶，腰带以索，虽见深伤不去。终夜沈湫神工，工后用坚皮策，或细铁锁，自责自惩，非血流不止。倘无力自罚，令小婢代之，四十年间不尝肉味，不啖酒醴，虽病不恤，若此居众女中，正如太阳照耀列星也。圣后虽功德绝群，心甚谦下，执役于群女如婢，值有德者窥伺其所履之地，跪叩其迹，或得修女盥手之水，及所用巾幌，必奉而加目，以致敬焉。或时独居，即

Folio 11 verso

令寻觅最贫重病之人，亲涤其足，治其疮，馈其衣食，更与之金钱，以贍生，然后领归其家。将享席，先召数贫人，人为宾，执婢役之事，以奉之，后稍自取其所需也。

圣经云：“凡所施于贫乏者，正如施于耶稣无异，爱慕天主之实，徵于爱人之情。”故圣后于众贫中，特选十三人，以自提耶稣及十二宗徒之念，即常敬奉如耶稣也。闻德士入城中，即请教益，次饷馈厚宴，宴彻谨存余味，以自给，别则敬送之，亦叩拜其遗

Folio 12 recto

迹焉。若其一城贫人，皆庇于圣后之仁，有所归宿，有所赈济，庖湍仓廩各有司存，以给其不足者，或遭不测之患，被虏倾资迁徙他界必具金，遣人赎取，有负债而不能偿者，代偿之，羈囚者，令明有司速审其事，决其罪，不是留迟以伤立法之意。从此，一国士庶荷其盛德洪恩，皆称国母，戴慕之无已也。

其外务施政，恳切如是，至其内修，更密更勤，若悉无外务者，日沉潜于道之精微，至思天主事情，多忘

Folio 12 verso

其身，并忘所事，或见其肉躯高起凭空，或发光四照，如日月之明，又或见其容清洁殊异，或其形如死者，弗息弗动，惟嗜天上之请味真乐也。

圣德弥显，人心弥服，独邪魔弥妬之，故三魔盟约合力齐攻，毒驱而詈叱之曰：“汝图为圣，奈何克有成乎？”圣后不应，惟以忍力胜破诸魔，使矢志而退散焉。嗣后圣后登堂瞻礼天主，忽见耶稣受苦圣像即投前祈祷。耶稣自十字架上，出其右手，对指之曰：“吾适闻汝所祈，已允矣。”又以未来隐事多端详

Folio 13 recto

士之，并使洞彻人心之秘密，能预言也，又赐以异智异能，使造无数灵迹。

有二罪人坐绞死，圣后闻之，即乞天主怜佑，乞毕，便见二死人复生，而呼吸。圣后知之，令役释下刑架，放之去，勿复拘执也。国主闻风甚喜，因下令，凡见圣后所经禁狱，遂释诸犯，不复罪。

他日，深夜独务神工，稍觉疲倦，闭目寝卧，时所握烛忽淋其手，及手下所读书。烛尽，圣后悟醒，而手与书，悉无点染之迹

Folio 13 verso

后，国主遭寇侵疆，统军亲出御敌，重伤被擒，兵溃。圣后闻之，不变颜色，惟求主降佑提拔，王遂脱于敌人之手。未及，因伤渐危不起，圣后虽甚哀恻，但依理法内合主命，不稍怨尤，外守正容，不失常度，尚以实理抚慰诸臣。

王葬，太子继，得圣后之善教，述遵前业。日久国内晏然。后又遭鞑虏侵疆，统军御敌，亦死于难。圣后闻之，仰而指天告曰：“吾从是幸得斯子，今命之归，何辞焉？何怨焉？此为或凶或吉，均善承主旨者义也。”

Folio 14 recto

凡遇毁谤损名伤财，悉置不问，且以德报之，所被谤害弥重，其所酬之恩德益切，是以盛德愈降，人心愈服，神化之流愈广远也。”

迨年既高，精力已馁，天主宠异，欲收其神，酬其功德，乃豫士终期，使自备登天之事。圣后闻之喜乐，倍加修，以迎之。将终，公主就而请曰：“慈母之葬，欲与先王同墓，可否？”曰：“不可，生前既约相离，以保身洁，死后不宜同墓，复相昵近也。”言毕，幸见耶稣引群圣人，群圣女降顾之，邀令弃苦世，升天乡矣。时，天

Folio 14 verso

主降世后，一千二百四十三年，按长历为宋理宗淳佑三年癸卯，所遗形躯，向黄瘡，兹变清美。

民众闻讣，若丧父母，痛苦而趨敬者接踵，争叩之摸之，谨收其遗髮遗衣诸物，奉为至宝，存为药石，用以治万病，三日后，始得瘞葬。葬时，异香郁烈，使大众钦仰，盛称其功德。

教宗闻圣后所得至道于生前，并所造圣迹于此后，即欲入之圣妇之品，稍俟时便。适遇一女目久失明者，祈天主曰：“吾闻阇度未日皇后大名久矣，果有圣德，乞赐此瞽者复明，以为证验可也。”言讫，瞽女立复明，教宗视之，遂无疑二，列之圣妇，命天下永尊敬之。一载，复移他墓，其肉躯仍见异香发闻如初葬时，并见手持圣母之像一尊，盖初死时所自持者终不能脱去，至今犹存，其原握圣象之手指略无朽损焉。

Folio 15 recto**默拉尼亚圣妇行实第五**

默拉尼亚，意大里亚国罗玛都中之女，父母俱世家为都官，以正道为尚。仅生一女，非但托之富厚尊显，亦以所实道德俾世载之。少女原情善美，随事随处，率循家教。

至应婚之时欲终保洁，恳求二亲，不听，择贵族嫁之。婿名被被亚，原谙实学，亦好精修。贤女初昏日，即以本心告之，恳劝同志绝欲，夫答曰：“天主既以正道配合吾夫妇，则当俟有后，嗣以继家业。然问同

Folio 15 verso

志守节，专精修道，未晚也。”贤女勉从之，未一年产一女，即献于天主台前，欲令早习事奉天主，全其身神之贞也。再岁产一男，产时母子俱危，子仅领洗即谢世，母又恶病良久，仅不死。

因是，其夫感誓从妻原志，贤妇知其意大悦，即时病愈，未及，所生女亦死，因共解释家滞，弃置俗冗，一心修行。于时，夫年二十有四，妻止二十，乃以其年之富，财之礼，家世之尊重，而合志克欲，贱世所重，重世所贱，是难能矣。夫妇创建神业之初，多见

Folio 16 recto

蔽塞，恒遭羁绊，幸上主垂佑，不为阻抑，反以为进修之堦，砥德之砺，志日坚，行日笃也。

犹自虑宗都显著，亲戚繁盛，弗能静修，乃辞家僻居。广施恩惠，顾病者，馆旅者，代还负债者，慰救遭难者，总为羸民之慈亲。自是邪魔妒忌，便图隔碍，诱贤士之兄色勿落者，讼夺其弟产业，贤士甘让弗争，时国后久慕圣妇，专使请见，多领神训。别时，后闻贤士困于非议之讼，遂裁断之，不使贪兄得遂其私计也。

Folio 16 verso

是后，夫妇更感上主慈恩，乃以厚产实资售其大半，得金数万，广济修德男女，推及四方患难之民。未几，更图新功，议远游天下名胜之地，睹其道迹，以自补益，因奉其母同姓，历西济里亚名岛，趨入利未亚大邦。时近界岛民，皆被寇掳，夫妇深恤备金赎之。循至国都，随处有神恩仁迹，第纷华之区，恐碍精修，乃出引近邑，遇同志相从者，便捐多金造院二所，夫妇分馆，修士修女。圣妇在修女院密炼性情，内外积功，人向其化。初一日一餐，晚食甚薄，

Folio 17 recto

肉酒未尝见闻。后乃二三日一餐，或延至七八日，止取干馐少许，可见道味正饮人性，非必充口腹也。饮食既微，卧寐亦甚短，每夜止一时顷，籍草略息，餘俱默道，图进修之策，神工之隙，犹治女工，以利穷人。既所修笃至如此，又以居百女中，恐无功，因自制小室，仅可容身入焉，以绝交避迹。凡七载而后偕母往如德亚国都，谒耶稣降生之地，并瞻所遗圣踪。

居数日，又往厄日多临界之国，是时，国偏野多隐迹修士贤士，圣妇急访觅之，每领其诲，因见隐修之严范，輒感动效法之。仍出所携金银，分给诸不足者。适至一大贤庐，视其异常苦窘，日用不给，赠金若干。隐士蹙额苦辞不受，圣妇窃投于悬筐中，隐者即觉速追还之曰：“斯非我所需，勿留也。”圣妇不敢复受，隐士遂投之近河，而去。

数月圣妇复归如德亚国都，择陋居于阿里哇山，意欲浹洽于向之所闻，及所欲法苦修之范，因以竟其功也，自投山庐尽绝世人，止其母及夫，或至从

Folio 17 verso

牖中畧见之。越十四年，母氏卒，圣妇不得已，出行丧礼，仍返山居严积神功，圣德播闻四方，贞女闻风趨化，一晤多不肯去。圣妇默彻上主之旨，广接训诲，造大宫以栖止之，宫成遂有九十余女，矢志神身之並洁者，侍其左右，朝夕受业，近法良规，乃圣妇自歉其修，以为不足比数。举大德女，令师众，而已如下婢执持贱役，盖凡立志神修者，蓄德愈深，望道愈远，愈自觉为不肖。圣妇忘其已经之路，惟望其在前者，向往之，不思其已得之功，惟计所

Folio 18 recto

未备者，日新之耳。

后被被亚以疾卒，圣妇厚葬之，然后伏情修炼，若向未致功者。又四载于山中，立大殿容来往之旅众，而舍欸之，又欲造修士院资用方乏，天主默动富者之心，使自献多金，圣妇意外得之，因而就功。

圣妇有叔父窝路者，颇习文学，及格致之业，惟惑于师巫，深恨正教。但其母贤，欲救其子，托之当时名圣奥悟斯丁，圣人加功启迪，终不醒。后西王遣窝路至东都，忽染毒疾，无药可疗，将死。闻侄女默拉

Folio 18 verso

尼亚居修近山，即飞驰召之。圣妇见叔父，或以神训，或以己修，渐启其茅塞，竟使逃邪归正焉。叔父已明于教之要端，受洗旧染，乃脱然去世，又当时东都内外有多异端，煽逆蛊民，乱国。圣妇伤之，多方距散，不久归者甚众，国王与后闻风延请入朝，多获神训。

圣妇渴慕隐迹，辞朝后入山，幸蒙天主豫示终期，中心快然，急于自备。至终日，请同志之女，罄怀与之共乐，并恳劝相慕相敬，固操其志也。言毕，洁神辞

Folio 19 recto

世。时天主降世后，四百余年，按长历为晋安帝隆安以后。存没所显圣迹甚多，尝一女负魔，缄口切齿，不能开，饮食悉废，危甚。圣妇视之惟画十字圣号，魔立散去，女即愈。又有女人产难垂死，圣妇偶知，便解其所束带，令人遗弃女加之腹，立产。

Folio 19 verso**保辣圣妇行实第六**

古圣日罗尼末记圣妇保辣之行曰：设吾四体百肢，画变成口，而各能言，犹未能罄述圣女之峻德，与其功之广妙也。其族在西都至尊，乃其躬德之尊又非诸尊可比也，彼承先祖礼业，广施济人，至于贫窶，而乐其穷约甚于富者。始居大都，侍从数百人，后以自厌世荣，弃诸婢役，甘择伯冷府，耶稣降生之僻隅，居茅庐，视如璇室，铲迹灭名，是以至公天主于死后，酬其实勋，使令闻流通万世不磨也，

Folio 20 recto

约计其略如左。

圣妇自少年，依亲命配高士笃叔爵，生四女一男。夫故，圣妇深痛，丧毕，令左右遍觅患苦穷乏之人，厚养之。疾病者不论贤愚老弱，皆舍之，养之，疗治之。死亡无亲者，代葬如亲属，闻有迫于债负，或被寇掳之人，以财拯其急。众仰洪庇，如公父母。

圣妇日损其财，以益其仁，亲戚或讥之曰：“减之子孙，加之外人，理乎？情乎？”圣妇曰：“理也，情也。财施于贫者，弗失也，尚如借贷，百倍其利焉。况财物本天主

Folio 20 verso

所赐，今犹赖天主存之，为天主分与其穷人，以体其爱万生之仁，非情理乎？若私所受之财，而固藏之，是则无理，无情，为世罪人耳”

有修士自选远方入都者，必求而见舍之，馈之，伏领其益，他尊客，不见也。闻如德亚国，为天主降生受难之地，尚存古迹，深感民众，大益精修，自决亲诣朝之。先以产业公分子女，陈神训，竟携同志小女，启行。都中闻保辣夫人圆形，亲戚皆刺讥阻止之，不可。竟渡海适如德亚。至日路撒冷国都，无任神乐，

Folio 21 recto

不少息，即时游耶稣圣迹诸地，留神绎思，不能忘于心。其国之督府官，久闻圣妇贵家圣德，知其至，以大馆馆之。圣妇苦辞，就狭隘民居，朝夕游拜天主圣殿，慕想耶稣及圣母圣徒随处躬行之事，如在目前，大悦。又因感泣不自禁也。又闻阨日多国界，多隐士埋迹苦修，遂往其地，入山遍觅各居，目击神领之懿美。

归如德亚国都，欲恒受圣道之清芬，即造卑室，独居三年，专务神课，日以大进。更欲推广精修，复造女

Folio 21 verso

院舍诸誓洁者，又别立大馆，以延来朝圣地之人。圣妇遂势甚尊，年甚高，德甚超然自约自下，视其衣裳，听其语言，察其起居，种种撝谦，正如役婢。凡来谒者，初见之，常未信也。日用菲薄，乳鱼肉味酒醴御，洗腆滋味弗享，一日一食，食前后无不感谢主恩。褥以椶为至，虽病不易，寝最短，即以思忆道中之事，密联其功，所享神乐未可言说。

有贤士，知圣妇默道之时，哭泪不止，恐其后或失明，或损精力，每谏之圣妇曰：“吾昔以脂粉饰此颜面，

Folio 22 recto

厚奉此身，兹既蒙天主开悟，稍稍回识前非，宁无痛乎。”又有以舍施无节谏者，圣妇曰：“为主施财，至于生无立锥，死无葬身，我所愿也。细论之，使我至于困乏欲求人，未有不相济者，若斯穷人，非我谁济之，谁悯之。仁者先视人之近患以为急，暇远虑其来患乎。”然圣妇笃于修己，泛于週人，终未免遭妒，盖黑云所聚，因太阳之光，迅雷所击，多峻岑之险，理势然也。故一切谤毁讥诮詈害者，圣妇值之，皆含忍，不复，且不怨，且以为喜。常曰：“昔吾主耶稣

Folio 22 verso

游世怀至圣之德，无可间，然尚未触人之訾。况我罪人，而居修末，乃图免耶。图免之，不如倍修而甘忍之。于是，日新日积，圣域弥近，自视弥远矣，”数载间圣妇造三院，居贞女数百，因才引迪，最和且顺。治己则甚严，虽病不变，医者劝令微饮旨酒，以防腹胀，不从。贤士再劝之，圣妇曰：“志道者先神后行，理也，义也。嗜酒以图扶形，卫生而溺神，坠德，岂义理乎。斯形为德见殒，终当复立容于天国，千倍盛荣。若神魂不幸而坏，即其形身岂更有登天之

Folio 23 recto

望耶。”以故苦修之严，原病每增危中幸蒙天主，晓示终期，自慰自庆，因告其左右，共以为庆。嘱咐终言，恳劝众女，尽分力修，而后宁静昂首引其洁神上升天国，瞻对天主圣容，其形体乃端好，如生时。

士庶惊闻圣妇之丧，悲痛啼号，男女争先趨弔，四方隐士虽苦修山中，皆不期而聚，仰叩圣骸。始葬之大殿中，近耶稣降生之处。圣妇生五十七岁，居圣地苦修二十余年，歿时，天主降世后四百有四年，按长历为晋安帝元兴三年甲辰。

Folio 23 verso**把西里撒圣妇行实第七**

西里亚国谿弟阿府中，有幼童曰：儒里央，族尊家富。从幼幸习天主正教，修行仁学。十八岁，二亲欲为结婚，贤童素抱修洁之志，闻言不乐，自筹良策以免。及二亲督趣，乃恳宽限七日，严齐切求天主赐佑解之，天主应志默为抚慰，令其姑听亲命曰：“尔今所将娶女，亦怀贞志，第固守所约，勿惧，勇敌诸难，勿怠也。”贤童心安，二亲觅贤女，把西里撒配之。

婚成，亲戚聚庆，贤童则急携其新妇，入内室。二人便

Folio 24 recto

觉花香发闻中外，形神闻悦。把西里撒大奇，闻故，贤夫曰：“兹妙香，非地生之花也，乃上天慈主所降以赐洁人者耳。虽然至公天主非特以是妙香赐其所爱洁人，尚于生前死后福之天上国也。夫谁不欲，以顷刻之伪乐易无穷之大乐哉。”贤女伏听神训，便相启迪，合志修洁矣，遂同伏地，叩谢公父之恩，并乞赐鉴定不悔也。祈祷未毕，宫室震动，忽天光一道降至，光中见圣人一群，护从耶稣列左，又圣女一群，护从圣母列右。其圣人一群，先贺

Folio 24 verso

贤夫，而歌云：“儒里央其为高俊兮，人欲悉服兮，孰有及其勇者兮。”其圣女一群次贺贤妻而歌曰：“把西里撒幸配德士兮，同心矢洁而应冲天兮。”歌毕，耶稣选遣白衣金带二天神，各执宝冠宝笄，赐夫妇二贤，以旌其贞洁之大功。此天神对启银子锦书，使读曰：“凡至于事天主克抑欲嗜者，是必将登天国，而人洁圣之品也。”夫妇览讫天神收之，谓曰：“载于是数，非特洁净之士，凡笃信忠直，哀矜周济，及甘忍苦难，而为道义轻财贱势，委命效死。此诸

Folio 25 recto

品類咸是，勿疑。”言讫，不见，夫妇深感上主隆爱，终夜讼谢祈祷不已。从是，相接相待正如兄妹，不相狎昵。

未几年，二人之亲皆故，于是夫妇以其厚产广施穷乏，次议各居一舍修独，各立仁会，招同志男女以清迹建功，郡中士庶兴起于道，他郡不能比。当时，总王迷于邪术，百计以灭天主圣教，诛害残虐不容于天壤间。贤夫妇时求天主提拔，不使教众失志，贤妇又特蒙天主晓示，所属诸女，将全保其

Folio 25 verso

贞，迄终不溺。其夫将冒多苦，死于道难。贤女幸闻主命，即告其夫，因相劝勉。次入女宫，陈言将来之事，以相劝慰，且训且相和曰：“形体虽洁，而心失其和，修不可成谈。”谈论之际，地倏大震，异光显著，辉照内室，光中又见金字云：凡属尔治之女，皆为净洁获我宠爱，故应登我国，承我所备之万福也。六月间，院中诸女染异疾皆死，未几，把西里撒亦死，儒礼央大痛，依教礼厚葬之。

时，谙弟阿府官出令，每街市立土神像，凡来往贸易

Folio 26 recto

士民，先礼拜，后执事，又令民家各延诸像，朝暮敬享。儒礼央闻之大恻，劝其友立志，决死道难焉。府官闻贤士会友不服所令，即拘贤士审究，他众皆令投火中焚死。次日，贤士至官，初以巧言劝之，贤士弗从又以利害恐之，贤士不为动。官大怒，令毒挞，贤士若得其志，喜而称谢天主。一刑役偶以他故失一目，哀苦怨尤不已，贤士乘机言曰：“此人失目殊苦，试令诸人至此，祈土神疗之，倘其不能，我方祈天主提佑。未有不愈者，由是证彼此二教孰正

Folio 26 verso

熟邪，如何？”官遂聚城中异端之徒，令画术以求神，使瞽役复明，徒众领命，呼神诵咒。良久，竟无效，第闻鬼魔声随处嗟怨曰：“吾侪囚幽狱中，被火焚烧永久不替，又从彼儒礼央见拘之日增重吾侪之刑，既于火灾不能自救，能救他人乎？”又见神像四方坠落，碎裂于地，众视惶惶，儒礼央如前约，手提瞽役，对目仅画十字，恳乞天主垂佑，以验其教之正。祈求未毕，而役目复明，尚蒙天主开其心瞽，使睹正道，而大悟前非，自发声称曰：“天上天下，更无

Folio 27 recto

他主，惟耶稣契利斯督真人物之主，岂可不奉敬哉。”

官闻是言，又见其目，不胜怒激动，令役诛之，免其为证，次褫贤士之衣，赤身游市，以取笑辱。官之长子名责儿所赴馆，遇于市，问故。左右答曰：“是人本世家后，缘因从天主教，甘冒苦辱若此。”其子又见众多白衣天神绕护贤士，伏地叩拜，求容教下，欲同生死，民众大异，莫测其故。刑役惊惧，持沮不使近就，而

Folio 27 verso

志童固执贤士之足，刑役不能解脱。天主明罚刑役，凡举援小童之手，皆枯萎，不复自持，众骇且怒，并力拘之，径送于官。官闻其子，不期被化，失色骂詈，怨怒贤士，无言可出。次以善言巧计攻责，恳劝其子。言流至家，其母闻之，痛恨大哭，趋视其子，穷情尽计，以破其志。子竟不从，尚语父母曰：“瑰花生于棘茨，不失其芬香，棘茨虽吐瑰花，亦不失其芒刺。汝以亲故图害我，我岂以子故敢违道变志哉。畏身亡者或勉服官命，若我特畏失心，弗为坏形，

Folio 28 recto

反以形坏欲存此心，悉无畏也。吾为子，亲有义命，敢不从，若非义之命，而欲从，不惟不肖，并为不仁不智者也。汝以在世生吾形躯为父，至天主加恩，更付生婚，并养万民，正为大父。欲我抗违大父之义命，以从父之私命，不可。”官闻言，虽奇其灵智，但罪其违逆，忿忿不禁，故囚之。

二贤在囚，异光倏降，又发奇香芬馥袭人，于是外守禁役二十余名，见闻感动，立投贤士足前恳服大教。官闻之遂令再鞫。方入，有送葬者过门，官欲难

Folio 28 verso

贤士及主教，即命贤士且止是丧，使彼死者复活。贤士洞彻官意，恃主隆佑，便持柩，令少止，伏地恳求天主赐显神能，使死者即此复活也。奇哉，祈求甫毕，而死者立时张目言曰：“吁嗟，夫诸民所奉之神，皆为邪魔无德无能之類也，若儒礼所奉耶稣者，独为物真主，岂可不信，且敬哉。”官见其事，闻其言哑然大惊。

顷之，怒极，令刑役具铁锅数口，以松脂诸物实之，下火腾沸，乃将圣人，及其所率贤徒，并复活者，总三

Folio 29 recto

十一名，投入锅中。士民环视异常之刑，非法之虐，无不切齿痛恨哭啼不已。惟圣人泰然色不变，心不动，尚谢天主以为致其身稍得报恩。入锅忽见天神群降，奏乐一成，以慰悦之，并灭火焰，令圣人从火中出，毫无伤迹，官尚不悟，复囚之。

官妇甚思其子，求入狱中见之，仁子即请圣人，即其贤友代求天主赐启母氏之蔽。众祈时禁墙四震，火光倏照，幽狱明显天神发言以抚慰诸贤，而辞归天上。母氏见之惶悚感激，因闻圣教要端，竟辞

Folio 29 verso

伪法，而投圣门。禁中诸圣贤，皆相庆，叩谢天主神恩，惟恶官益怒，将诸士或斩，或焚，惟其妻其子，及儒礼央圣人，则囚以待。

当是时，暗弟阿城中，有土神寺，国民归而求祷者，官故令圣人往赴是寺，面参其神，则免死。圣人计以接计，许之但求令诸邪徒同往，官如言，圣人至寺遂跪，自画十字，求天主即破是诸神像，以显其虚，而验圣教之实，不使愚民终迷邪述也。祈未毕，百千神像，瞬息隋地，尽为煨尘，其大寺毁倒覆压，恶

Folio 30 recto

徒与小民数百余皆逃窜。

于是，恶官大惊，仓皇无措，姑令左右急收圣人，而谨守之。圣人与其贤友在狱，夜半明见男女而群，服光明之衣，分列左右。左见前日被杀之贤友，右见把西里撒圣妇，及其数十同修之女，盖皆从天上特来庆贺抚慰圣人之难，邀之谢世登天永享安福也。圣人暨与难之友深感主恩，更奋神力。次日，刑役入监，将诸贤急击手足，且以脂膏涂绳索，投之大火中。圣贤入火，爍焰甚炽，绳索着火，尽断，圣贤

Folio 30 ver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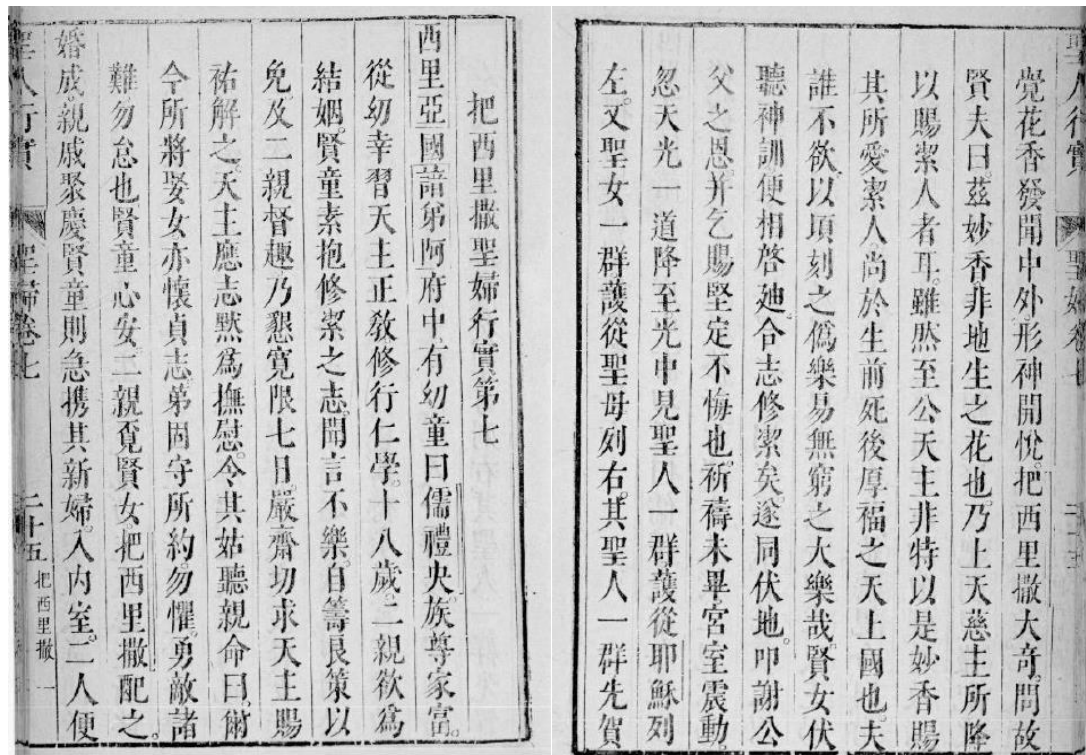
徐出，略无伤损。

官不禁耻辱，即令左右拘执圣人，与其子并二友人，置之堂中令刻剥头皮，剜除两目，舒缓苦之至其妻，则令布体于木架之上，从上下牵其手足支裂之。乃刑役殫力加刑，愈觉衰惫，手臂枯瘠，用刑罔效。于是圣贤稍得安宁，不受伤矣。官已无计，令投之猛兽，兽伏地仰敬，就舐其足，不敢肆侮。

恶官邪计已穷，亟欲决断，命偕狱中，先后诸重犯者斩之。即时，地震山崩，坏屋数万，又迅雷横行，击杀

Folio 31 recto

下民无算。官胆战奔匿，未久，适被恶虫嗜齧，竟死。时，天主降世后，三百三年，按长历为晋惠帝泰安二年癸亥孟冬月。次夜教友欲殮葬圣尸，缘亲置众犯之中，无从可辩，幸天主降异光显圣尸，得葬焉。日后国民服从神化，登圣墓求垂佑者多得如愿也。



Folio 31 verso

古尼恭德圣后行实第八

极西北有王恒理格者，幅员数万里。从古传其勇略。服四方叛国，其德正足冠众为大君。初即位，尚幼，未能建后宫。大臣屡请。早蒙天主默启矢志守洁，未果，姑顺众意娶邻国公主古尼恭德为后。

古尼恭德圣德女也，且以才能立政匡国，贤王幸得良偶，欲探其深志，谓之曰，造物主所赐恩惠与我，至多至厚，无由可报，惟感刻颂谢，勤修其道，显扬其名，广仁及物，稍可报其万一耳。但缘世冗甚繁，

Folio 32 recto

国政累险，精道难致，人命短促，隐修志士犹或无功，况操大国之柄，何望有成乎。君权不可辞，国政不可废在我者，惟省身约心，克私节欲，殚力以奉上主慈旨，庶不负大恩乎。圣后曰，婢所向所图所愿者，不远乎是。惟王先行指导，婢无不随。

从是王与后誓各守贞洁，终身不相昵也，夫以修士克服一身，避端杜诱，朝斯夕斯，尚难保其心身之洁。乃大国之王与后，同居尊富盛荣之中，而没世保全贞洁，非得天主宠爱庇佑能乎哉。二圣志定，

Folio 32 verso

始治朝匡国，首务随处造立天主殿堂，次建修道院，而厚予之。夫人幸得明达天主圣教，而勤事之，圣君诚修，下民丕应。国家不期而受太平之福也。

惟魔生妬，图间夫妇之情。于是圣后初觉君心怀疑，欲为解释。乃先祈天主扶佑，次令役众火煅铁，陈于王前然后跣足往来蹈之，以证己之贞洁。未尝失信蹈火之际，天声降曰，贞女勿惧，圣母玛利亚必将佑尔。王闻天语，又观其事，盛感圣德，悔其妄疑。从是，二人加勤倍功争先精修。

Folio 33 recto

未数年圣王道德以粹。天主早收其神于天上国。而圣后失其道偶以为痛忧。大丧已毕，欲脱去国冗，专心隐修。即请国中诸臣，及诸议政之士，聚于大殿。乃当众前，先弃贵衣，易所自備贱服。次谢皇后之位。入贞女会，铲迹修谦。既居会中，牧己如婢，甘行贱役，书夜神工最笃。暇则事针指或劝人以善，或顾慰宫中病女，或袭先圣明迹而力法之，顷刻不宁。

一夜临卧。依规先听女友代读经典之语。所持烛忽

Folio 33 verso

落榻上，遂起火。榻几焚。左右赴掬（救）。圣后醒寤，便畫十字。火悉滅。似此灵迹未能盡述。圣后久居贤会约十五载。

后天主欲赏其功。病危，自悟终期不远，则大快。尽力善迎。会中贤女闻之痛哭，豫具宝棺珍衣待殡。圣后忽见，厉声曰，去之去之，我原赤身而生，今赤身而死。惟赐衣一袭，以庇腐体已足，何多营耶。后又嘱贤女云，我卒将贱尸葬吾先主之侧。言毕，仰天忽视先主显灵而邀请之。不胜重乐。若甘睡而卒。

Folio 34 recto

国中士民闻圣后谢世，哀恸涕泪，争先赴拜。各伏地哀述所承圣后恩泽叩谢之，三日不绝。既葬，凡感疾遭患，赴墓祈佑，未有失望者。

Folio 34 verso**方齐斯加圣妇行实第九**

方齐斯加罗玛人，其亲世家，习道因善育其子女。方齐斯加儿时，每显高志，乳母偶露其赤体必苦，非亟蔽，弗止。稍长，起居最谨，不容家之亲戚摩其面，或稍狎近之也。原性和顺端正，才智越常，好实学，不乐玩戏，语默有时，居止多隐独，或诵经文，所见所闻善事，或读往时圣女行实，以效之。

及笄，其亲配以乡之明士，少女本志洁，谋阻其婚，不得，勉归夫门，但不改精修初志，更加力以广仁，而

Folio 35 recto

倍功期年。染疾将死，本乡古圣亚勒叔自天降显以宝衣覆其病体，立时痊愈，贤妇欲谢主恩，勤修日新，凡交晤左右邻居，无不言以身提劝。闻里党困乏，亲挟资送之不继，则亲行丐乞于所识士女，使施给之。都中多养病院，贤妇备饮食药饵，择同志之姻亲，携往治之，并善言德语以顾慰之。姻女之中，有好文饰者劝其改志，次引使专饰其内，勿营营耳闻也。其食甚淡微，仅足度生，衣仅足蔽体，梭毛铁带，以苦骨肉，又尚以常衣，使人不

Folio 35 verso

知，夜中神工最久，睡仅二时，工后或以绳索，或以铁锁，自策罚其向所为过失，非流血不止。动静言语间，尤加严谨，或言而逾节，必缄默数月，以补惩之。屡见其夫及子，罹于讐害，甚累重危，而色不变，心不动，或遭邪魔詈捩，以间闻其功，则反笑讥之，又以实至破其狡计。魔屡图取胜，而取辱，犹以傲心不服不退，反日积恨，续谋穷力，以攻圣德也。

于是，至慈天主实恤其孤，时赐以尊天神使之显然恒侍左右，代御魔计，乃天神暗获圣妇，指善慰窘，

Folio 36 recto

释疑披惑，发露魔计，提计主恩，陪之如信友矣。

二十八年中，圣妇强负室家之重然后夫妇如兄妹，同室而不同榻，避狎昵之端，独务神修。一有余闻，必推及人，以广大其功德，男女之众感德向化，圣妇因造院立会以舍之。

当是时，耶稣圣诞已近，圣母乘夜抱耶稣婴像下临，奉耶稣置之，圣妇手中，使其任意申敬而抱持之。圣妇幸奉耶稣谨领怀抱不舍，三日连享天福，不觉世事，不行作务，不当尘味，不移寸趾。三日后，略

Folio 36 verso

见醒悟，而悉未能言所闻见天上之事，逮其夫病故，圣妇诚尽丧礼，经济家冗，即辞世务，分施余财，入向所造洁女院，以全其修。

会中诸女接之如母，仰之如神，倾听其言，笃法其行，不忍离侧。一日，室中粮绝，圣妇知之，便令诸女依规坐席，亲行婢役，谨执所有少粮分施之，非但使众食足，尚见有余，充满大筐。因陈教示众，凡务修道，不宜急于日用之微，盖吾上主既慈育万物，乃弃世修道之人，而视之犹不若禽兽，必不其然。则

Folio 37 recto

在我者，第致力尽分，朝暮事之奉其旨，而希其祐，未有不至者也。

他日，同女友数人出城收薪，时，冬月甚寒，诸女劳渴，无水可饮，圣妇怜之，恳令诸友望祈主佑，将必不负。祈毕，众见近树一株，垂下葡萄鲜果几许，如六七月中，乃各取以救渴焉。

有幼童久病阳风，时刻投地困苦无法可疗，伯叔携之送圣妇前，哀求施佑。圣妇感悯祈祷天主，持病童之手，祝曰：“自此以后勿惧，惟望主佑，将必无患

Folio 37 verso

矣。”立时病愈，果不复发。又他日遇病疫之女，摩其体，使倏疗，果无恙也。

至其神智所预测未来之事，及人心之隐者，难可悉述。时，都中或于高士有讎，因谋玷其名，溺之于罪。圣妇默彻其心，请一晤，晤际明著其私，因劝之改迁。恶人闻其隐谋漏泻，遂大悟，悔而改之。又邻妇产一子，亲戚趨贺，圣妇亦往，豫识其子不能久存，劝母氏早己圣水涤其原罪。母氏及亲戚，细视其子无病端，笑之，圣妇更急再三恳劝，始听，仅领圣

Folio 38 recto

水，遂死。

圣妇年愈高，德愈粹，其心愈厌世间之烦，亦愈望而见天主，因享荣福，天主乃预示终期。圣妇大喜，因叩谢自为备，又告其诸属女，劝之和睦相和，固执原志曰：“修工愈高，报工必愈大也。”言讫，自治四体其神魂升享天福。时，天主降世后，一千四百四十年，为大明正统五年庚申。

死时，满室异香如兰如瑰，士民趨仰圣德，沾被休泽，三日接踵不绝，瞻仰拊循，不饮足不退。三日后，强

Folio 38 verso

脱而葬之天主大殿，从是四方之民，多远赴神墓，或求或谢其恩，迄今不止。

当时，都中一士，病无生望，其妹代求圣妇，从天救急。妹方求毕，而病者即时复起，同乡一女，亦染是病与死，唯记所闻圣妇之功德，祈求矢愿，遂得愈，乃感天主异恩，入圣妇之会，终身不悔。

又有人，首受大伤，无药可疗，幸得圣妇生时所用手帕，以缠于首，瞬息遂痊。又一女病目，将失明，唯求圣妇之佑，瞭然如前。其时同处一女有四岁子，疮

Folio 39 recto

伤遍体垂死，母抱送圣妇墓祈佑，即见痊愈，自归其室，不待携持焉。总而论之，都内都外，万民所承恩德甚多，未易罄述。夫夫妇之陋，力行勤修，乃逮于道德之精，终入圣域，有如是者。

Folio 39 verso

玛利亚玛大勒纳圣妇行实第十

如德亞国有世家士名西乐。生一男二女。男名拉撒落，长女名玛儿大，少女名玛利亚。二亲早故。三子各分家业。玛利亚分得玛大勒纳地，因号焉。

玛大勒纳早失亲教渐染不洁大玷名闻盖大恶之。积非徭一日。正以积渐不觉而益深。惜乎。玛大勒纳孤女无怙无恃，不慎于初渐流无底之辱。

是时天主耶稣降世救人传道弘化造无数灵迹。使改悟过免于。玛大勒纳久闻圣风惭其罪



Folio 40 recto

恶欲归从之第自念女流且有名无由见主。乘耶稣赴约长西满之席。径登庭上从背后投身于耶稣台下。攀援圣足，哀痛涕泪不止。又以泪多沾湿圣足，用淨拭之。香液涂之。皆以表其悔罪之深。且爱慕其主之甚也，耶稣慰之曰，尔罪皆尔赦。令按意家可矣。

玛大勒纳幸蒙洪恩，感激无尽，因自定终身事，奉天主财竭力以辅圣化。先立志改行，独居省私。绝诸诱端每侍耶稣。不为世冗所闻，屡其耶稣及

Folio 40 verso

圣徒所需资用供给之，屡乘耶稣出途行道。则舍延之。躬行役之事。

后拉撒落病死已葬。耶稣至。令其复活。玛大勒纳别具奇香，伏地下。传圣师足以伸其虔。至耶稣受难日玛大勒纳亲随身，目不敢稍离。耶稣死。玛大勒纳随圣母之。后入城捐重金贸异香。复以殓傅圣尸，幸遇耶稣已复活。因令回城报知宗徒。

迨耶稣升天后，如德亚国恶官图滅，天主圣教先处分宗徒，或诛，或禁，或逐。至玛大勒纳则拘

Folio 41 recto

其一家载于败舟漂之海外，幸泊弗济亚国马西里亚地。登岸设教⁴。士民感服，兄拉撒落持教柄。姊马儿大立修会。迄终管理。

玛大勒纳习于独修。便出城外。择僻山世猛进。茹草根。饮清水。寝地石。每日明见天神降。又当提举入空。闻天乐。三十载后蒙主豫示终期。托贤士请司教者。赐于某日。以赋耶稣圣体。司教者命入山。正见圣妇悬空合掌向天。即谨就而以所奉耶稣圣体赋与之。圣妇之洁神谢世弃躯，登

⁴详见马儿大圣女行实

Folio 41 verso

天上国矣。其圣尸有德士幸知其事。来葬之。是山今其迹存四方之民，每敬事承所求之恩也。

弗即济亚国王遇难。统军出战。不利被掳于意西巴你亚近国。王无计可脱，幸玛大勒纳所造圣迹。所施神恩于本国者甚多。乃立志恳乞赐佑圣妇瞻礼日。王齐戒祈望。深夜王寝圣妇从天降临。呼之曰，王前所求于天主者，兹幸见允，且以为证。王随我行勿疑。言毕。圣妇前引王从之少顷，

Folio 42 rec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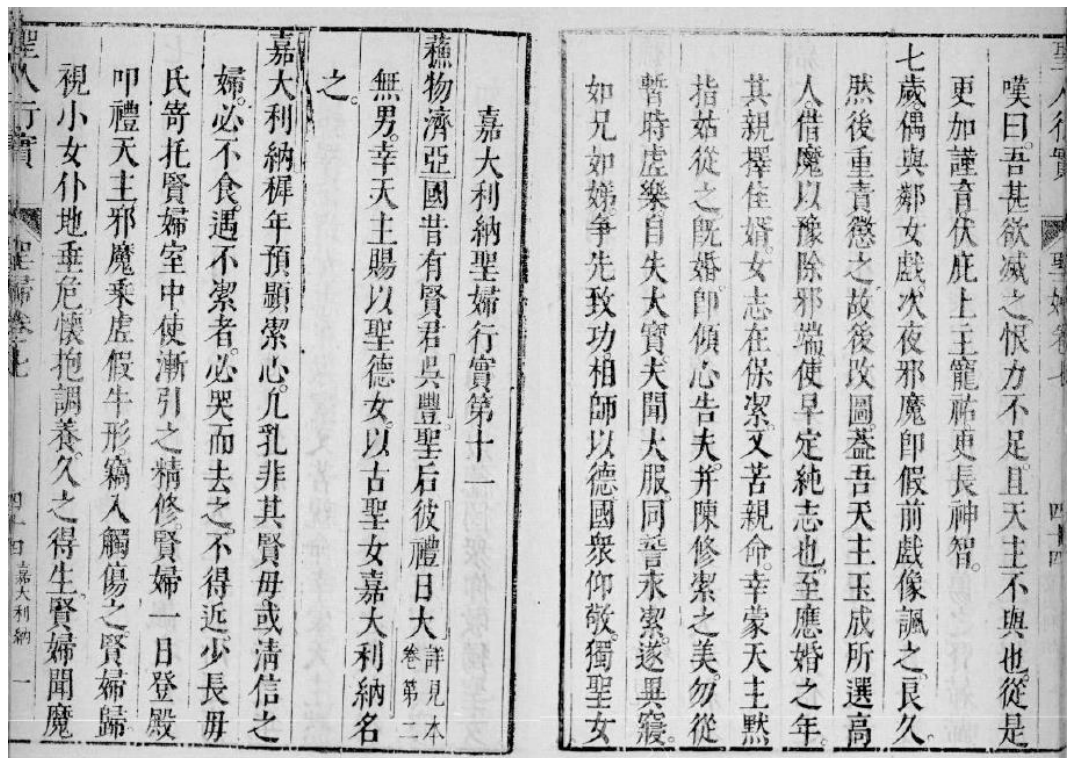
圣妇反问王曰，王知此何地。对曰，意仍在原处耳。圣妇曰，谬矣。王已到本国。去都门十五里耳。言讫王如梦醒即视都门在前众臣闻风出迎庆贺不已。从是仁王深感再生再王之恩。图少谢即造宝殿以垂圣妇之功德于万世也。从来教中，几蔽于私欲获罪天主或习恶久远难更者多玛大勒纳圣妇而希望且赐。随感辄应焉。

Folio 42 verso

嘉大利那圣妇行实第十一

苏物济亚国昔有贤君吴礼，圣后彼礼日大⁵，无男，幸天主赐以圣德女，以古圣女嘉大利那名之。

嘉大利那犀年预显洁心，凡乳非其贤母，或清信之妇，必不食，遇不洁者，必哭而去之，不得近。少长母氏寄托贤妇室中，使渐引之精修，圣妇一日登殿叩礼天主，邪魔乘虚假牛形，窃入触伤之。贤妇归视小女伏地垂危，怀抱调养，久之得生。贤妇闻魔



⁵ 详见本卷第二

Folio 43 recto

叹曰：“吾甚欲灭之，恨力不足，且天主不与也。”从是，更加谨育，伏庇上主隆佑，更长神智。

七岁，偶与邻女戏，次夜邪魔即假前戏像讽之，良久，然后重责惩之，故后改图，盖吾天主玉成所选高人，借魔以豫除邪端，使早定纯志也。至应婚之年，其亲择嘉婿，女志哉保洁，又苦亲命。幸蒙天主默指，姑从之。既婚，即倾心告夫，并陈修洁之美，勿从暂时虚乐，自失大宝。夫闻大服，同誓永洁，遂异寝，如兄如姊，争先致功，相师以德，国众仰敬。独圣女

Folio 43 verso

之兄，视为宗族之羞，哓哓怒詈，然圣妹善迎兄意，俟怒息，友化其嫂。

时，圣女之母在罗玛，圣女别其夫，依母同修。至都，母又他往，再往从获晤，俱回罗玛面瞻诸古圣贤明迹。其夫病故，圣女在西都遥执丧礼，由是圣女日新，加志倍功，积德精修。当登天主颂谢时，一女衣白发光临见圣女，圣女问故答曰：“吾为尔嫂，蒙尔化，近死幸得安所，来相告闻，兹汝代祈上主福佑，以全其恩，我愿足矣。倘不信我言，将有使者从

Folio 44 recto

本国至此，携寄黄金宝冠，我死时所留别，勿外也。”言讫不见，数日后使果至，并寄宝冠。

圣女居西都二十五载又从天主指示侍其母渡海，往如德亚国，拜谒耶稣生死圣地居之。母老病故，圣女扶丧归本国，葬讫，入贞女院，操心服身，内外柔谦，衣食简薄，多劳少寝，宽于人，严于己。居女中正如太阳照暖，辰星润活万业也。是故众感以为得表，周旋左右。

当是时，其所奉贤母骸骨，每显大圣造多灵迹，施多

Folio 44 verso

神恩，于是国主及大臣，会议择圣女为命使往罗玛西都，代恳教宗依规察其母之功德神迹，列之圣品。圣女赴都忽逢教宗没，绯衣大卿会议代者未定，圣女欲姑回籍，而都民感激德风，每来求教。

有巨室之妇病危，圣女忽知其隐罪太重，遂往面劝悔解，妇迷深不听。圣女痛怜，即伏地祝祷天主显其至慈，立见黑云从河中起，至病妇之屋，弥漫覆压，咫尺不相见。云中雷声大发，惊骇邻里，病者闻之大恐，因哭求圣女亲来提振，痛悔前罪。次日安

Folio 45 recto

死。

圣女代祷，圣女至时，亲往，竟使安产一女，又幸久存也，都城有河异常泛滥，万民失措，趨圣女求济。当其势，河水至圣女足，便止，且退反本处。

又当以急事往纳玻勒近都之郡，贵家妇有女久被邪魔淫昵，大受苦辱，因见圣女求救。圣女令其省解平生过失，以杜魔门，乃自祈天主降佑。未八日

Folio 45 verso

魔遁去。

羈都中凡五年，然后回国，途间役人睡，从车落地，碾压糜碎。众惊痛，圣女急下车，代求天主，并提拔之，一时痊愈无损，乃复登途至家。忽遇一人从高墙坠落，折肢绝乞，圣女为祈祷，立时复活。

数年，圣女老力衰，即求上主早赐拔于苦世之险，天主允意，乃收之天国矣，时耶稣降生后一千八十一年，按长历为宋神宗元礼三年庚申春分日。圣女卒时，明星显屋上，昼夜不离，殡之日，大星亦随

Folio 46 recto

柩移至塚上，葬毕方退。

Folio 46 verso**玛尔则腊圣妇行实第十二**

玛尔则腊世家之女，生于禄玛，禄玛者，皇都也。凡人崇世荣而贱身心者，愈荣则减德，家富厚而自满溢者，厥富惟增傲，玛尔则腊其以心洁为尊荣，以神贫为富厚，可谓一身兼形尊神富载。圣妇幼年丧父，既而家，七月良人遂亡，如斯少年而寡焉。家虽富，貌虽美，而握其志甚坚，惟以守贞完洁为事也。都中世家之子欲娶之者甚多，更有一人，族盛官高，家豪声重者，慕厥德甚切，尽心竭力，欲就斯婚。

Folio 47 recto

因陈本心于玛尔则腊之母亚尔俾纳曰：“我求是婚，非为徇私，但我年已迈，家业甚厚，而无后嗣，意欲得此贤妇，以为举家资籍也。”母闻之喜，百方劝女复婚曰：“尔年幼，直志守贞，邪魔必以情欲时攻尔心，年日常，欲火愈炽，此志必衰，难保始终。兹有富家势重者，愿与尔婚，时是终身大赖也，舍斯机，万不能遇。”

圣妇答之曰：“予必守贞以洁吾心，俾天主时宅吾舍，提撕加佑，邪魔譬计何惧哉。厥富势之赖，焉比全能

Folio 47 verso

天地万物主之赖乎。”圣妇志坚，于是母不敢强也。此婚既辞，乃闭求婚之门矣。乃入室炼性避世避人，若非亲戚至要之事，必不出户。盖以幼年之妇，立志守贞，若藏珍宝然，邪魔必有窃盗之谋，故于本身事事谨慎，容仪端正，行作动止，无敢左顾右盼，盖以目为善恶启闭之牖，则私欲净尽，而大德斯光。于是都中士民无不倾向然崇都万方之聚，好事者虽不免讥德毁名，至于玛尔则腊，则莫敢妄谈。偶有不知量者，诋毁玛尔则腊，人皆拂耳。

Folio 48 recto

不为附和焉。

夫圣妇正可谓万世寡妇之表也，盖因其心志洁，举动之仪，标吾教中诸寡妇之规也。丑其衣服，惟为蔽体而已，薄其饮食，惟为度厥生而已。家中所藏宝物玩器，则施于疲聋残疾，与困穷无告之人，盖克己济贫耳。至于男子，即虽亲戚，与有德君子，而无其介绍则不敢独见。左右使女，惟用二种，童身女，与寡妇守贞洁者，此皆有志于道而自尊者也，盖以使女善恶，可证其家主之刑于耳。居室，

Folio 48 verso

不敢闻坐，必留心于天主经典，亟诵念之不忍释手，若饥渴之慕饮食然，味其深意。幸而得之，即必试之于行，将圣经所载，拳拳服膺，祈求天主开辟聪慧。欲发露经典真意，豁达之无差谬言。倘有余工，或教训家人，或行哀矜之事，或习女工，如此者已久，圣妇之心，日纳神光感主洪恩无穷也。此时热罗尼莫圣人，及两大教官至禄玛，欲于教化王议教中大事，都中贤士淑女仰慕圣人之德，求教者甚多。圣人已自推辞惟玛尔则腊仰止神功切，

Folio 49 recto

恳都中硕德君子，劝求指示，圣人于是解说经典，见其领会越众，德修甚密，教之亦觉忘倦。经典诸难处，惟圣妇通达，见圣人必审问明辨，倘有解者不明，必论难至明而止。圣女之学问日长，诚中形外，名声洋溢四表，都中博学名家，俱不及圣妇焉。热罗尼莫教中诸议已定，则反日露撒冷东都。圣人去禄玛，教中人有经典难处，必请圣妇发明之，而圣妇止代圣人解焉，不敢自居。能解，必归之其师，或前贤往圣也，其撝谦和如此，盖知妇人本分以

Folio 49 verso

无非无议为务，非为教人。学于人而已，乃劳心于诵读之业，阴晴寒暑，惟有修齐诵经，日月久而体渐衰，病伤于胃矣。虽然涤洁之功，守持甚故，惟节之不逾矩耳。食时，不用肉味，出门时甚希因而与大家贵介，不相往来。盖以本身已弃世上荣华，厌观俗妇之浮艳耳，故惟以德润身，有或为亲戚，或为救济，或为天主，不得已而出门必择寂寞之途，必减随从之使，乃耻于出户，恐外人知其为玛尔则腊也。惟喜隐独，故离都城居于郊外，盖以碌碌

Folio 50 recto

之心天主必不安居之耳。

圣妇于母至孝，不待母命，惟瞰志之所在而行，盖先意承旨也，虽母之心过偏，以圣妇无后，欲其家事悉归之于其孙。圣妇本心不愿继兄之富，而欲周穷民之急，然既知母意，即以家事全与兄子，不啻嗜甘，宁使失财，莫敢不慰母心也。

此时欧罗巴诸国，圣教大行，多有修道之士。然圣女修道，大都出是民间，世家尊贵者。虽有修德之念耻服修道之衣，以道衣鄙陋，恐失其体耳。玛尔

Folio 50 verso

则腊独视之为至尊至贵，知修德之妇女，是天主所重宠爱者也，故弃世俗之盛饰，以修道粗贱之衣蔽体，绝不敢效世俗之态。知世人所尊贵者，天主鄙贱之，而天主所尊贵者，乃为真贵而已矣。玛尔则腊一人既破世俗之所愧，则他有德之妇女，甘从玛尔则腊，而以修道之服为荣。都中世家妇女，乃徐徐化之，修道甚多，而前所耻者，后亦知为大荣也，于是圣风渐传都外，流行于万方诸国。如大斯功，劝归于玛尔则腊矣。

Folio 51 recto

玛尔则腊，其为圣教之功臣哉，大阻异端之乱。时有露费纳，自白露撒冷东京之禄玛，挟经典书籍，其中端倪，大为毒心之虺，书有序云：是书圣热罗尼莫准善之，可传之于万方，因而都中博学名士，无不信从，玛尔则腊一览，即觉隐怪，明知其不为圣人所善之书也，必不可传之于国。不然，天下归之，则大坏真道也。专心竭力以攻异端之说，明辨而发其蔽，不令煽惑真道。又作书与圣热罗尼莫，乞为明证，以指其差谬。圣热罗尼莫即允其求大

Folio 51 verso

辟异端之说，乃都中不行，而教化王亚纳大削者，亦禁绝之，不许传行焉。

刚哉，圣妇之勇，虽居白刃之中，安而无惧，峩弟亚国有恶君，名亚腊利哥，贪禄玛地方财宝，振军旅围城，禄玛被破，有兵入玛尔则腊室，问财宝何藏。圣妇安然，礼貌不乱，持本体修德衣裳，使之明知非积财之家，乃未道贫妇耳。恶兵不信，将杀之，加以鞭朴，圣女默然思天主受难，怜哀之甚。身体受打，不觉痛苦。圣妇虽在难中，必存爱人如己之心，有盛

Folio 52 recto

德童身一女，名实济比亚者，恐恶兵凌辱，涕泗哀求，勿使相离，同死可矣。恶兵见其涕泣之切，听其哀声，并恭敬仪容，乃动怜悯之心。童女无害，同虏置之圣保禄殿，玛尔则腊虏中之苦，难以尽述，然面无忧容，心不改乐，盖以虏非夺之财，非减之德，反足加磨炼之功耳。因而大慰友女，劝勉甘居神贫，口乏簞食，瓢饮心饱神宠峻德，不觉饥饿之患也。感戴天主洪恩，心口赞美。不久，亟云，予生之时，赤体而出于胎，兹赤体而入于土，惟主之命，是安

Folio 52 verso

是乐。被虏不久，体不伤，力不衰，自觉魂灵将离此身。友女知之太痛，不久圣妇恬然冥目若寐然，死于友女之手矣。时天主降世后，四百一十年，安长历为东晋义熙六年。

